

# 美国研究

季刊

1990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4卷

3月25日出版

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

霍世亮(4)

中国与超级大国

张也白(18)

当前的军备控制谈判

吴展(27)

美国借债兼并面面观

陈宝森(34)

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

张健(42)

——评公共选择理论

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鲍允的二元竞争论

肖炼(51)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

施咸荣(58)

现实的抉择: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1981-1986)

刘军(63)

本期责任编辑:金灿荣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定价:

国内版1.75元

国际版2.50美元(邮费在外)

##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90

Vol. 4, No. 1

## CONTENTS

## DULLES' PEACE PHILOSOPHY AND HIS THEORY OF PEACEFUL CHANGE

Huo Shiliang (4)

Strong religious belief, Americans' sense of their mission in the world, th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and the bourgeois legal view are the ideological sources of J. F. Dulles' philosophy of peace and his theory of peaceful change. In the postwar world, peaceful change has been a political strategy used by capitalism in its attempt to overthrow socialism. It has brought about problems and conflicts instead of peace; only peaceful coexistence is the guarantee for world peace.

##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

Zhang Yebai (18)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changes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two superpowers include strategic,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superpowers' China poli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the future, basis will still exist for a friendly and stable Sino-U. S. relationship, so will some major obstacles. Sino-Soviet relations will enter a new period of friend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ough bilateral disputes will not disappear completely.

## ON CURRENT ARMS CONTROL TALKS

Wu Zhan (27)

Thanks to Soviet Union's willingness to make greater concessions,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an agreement on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s is signed. NATO and WARSAW are likely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conventional arms reductions in Europe as well.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ave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ban and destroy chemical weapons. On the whole, one can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s of the US-Soviet arms reduction talks.

## VIEWS ON LEVERAGE BUY-OUT

Chen Baosen (34)

Leverage buy-out has led to huge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mong the upper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become a matter of great concern. It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annexation wave in the 1980s. The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s on leverage buy-out and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erven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everage buy-out have become more clear, but ways to deal with them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endless debate.

#### PUBLIC CHOICE THEORY: NEW AREAS FOR U.S. ECONOMIC THEORIES

Zhang Jian (42)

The public choice theory applies economic theories to the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Starting from the assumption of the "economic man" and using the cost-benefit method of micro-economics, the theory analyzes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in the modern western democracies, pointing to its nonrational nature and concluding that "government has failed." The antithesis of Keynesian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ism, the theory proposes systematic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 to effectively halt the unlimited growth of government.

#### A COMMENT ON JOSEPH BOWING' DUAL COMPETITIVE THEORY

Xiao Lian (51)

Unlik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mpetition which see competition occurring among identical firms, Bowling's dual competitive theory divides firms into core firms and periphery firms on the basis of their scales and market shares. Correspondingly, market competition occurs at two levels. Bowling's theory represents a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is closer to economic reality. Still, with respect to the synergism of competition, the theory has neither raised nor solved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regarding scientific methodology.

#### SLAVE SO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i Xianrong (58)

Slave so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ir roots in the ancient African culture. They developed through 3 stages, first as African music, then as American music and finally as a combination of black music and other kinds of American music. Slave songs expressed Afro-American feelings and aspirations about life and revealed the inner world of an ethnic group that was oppressed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Slave songs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ulture.

#### REALISTIC CHOICES: THE ADJUSTMENTS OF U. S. POLICY TOWARDS THE PHILIPPINES, 1981-1986

Liu Jun (63)

U. S. policy during this period evolved from one of supporting the Marcos regime (1981-latter half of 1983) to one of pressurizing Marcos to start reforms (latter half of 1983-end of 1985) and to one of supporting the opposition (1986). Two factors were behind the adjustments: a desire to influence the democratization trend in the third world so that it will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favorable to the West; and a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new ways to sustain unstable but pro-American regimes in light of reduced U.S. capabilities to intervene in the third world affairs.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 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

霍世亮

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也是人类追求和平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政党领导人、外交家的政治信念都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分不开。探讨和了解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态度，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政治家、外交家本人及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信仰、理想和目标。对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作一探讨，会有助于在世界行将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之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以求明确一条通往人类真正和平之路。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在它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忠诚于美国资本主义理想和利益并为之终生奋斗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是其中的一位。杜勒斯是一个基督教徒、国际金融与经济律师、外交家三者混合为一体的人物，是本世纪里美国国务卿当中一位最带有哲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最能反映、体现和保卫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位国务卿。

从他1907年19岁作为中国清政府代表团秘书随同其外祖父、中国清政府顾问、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沃森·福斯特一起参加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起到1953年65岁时担任美国国务卿为止，杜勒斯为了担当国务卿职务可以说准备了近45年，这在美国国务卿中间是少有的经历。作为一位美国外交家，杜勒斯的名字与战后5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分不开的。人们可能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在制订和指导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大小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即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虔诚教徒、出身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这位笃信宗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法律思想的杜勒斯，不仅是一位充满传统美国“理想”、“世界使命感”、“共和国早日那种十字军精神”，热诚地想把“伟大的美国试验”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美国外交家。

杜勒斯的政治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受他的哲学观念指导的。而他的哲学观念则具体体现在他长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思考所形成的他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上。杜勒斯的和平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他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宗教与世俗一体的美国理想和“世界使命感”。其和平哲学的思想意涵主要是基督教宗教道德(所谓“道德法”，moral law)与资本主义的法律原则。杜勒斯的哲学思考是环绕着战争与和平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他与一般美国外交家不同之处是，他给他的政治信念和理想披上了一层哲学的面纱，他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想

起某种哲学家的作用，让人们对他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更加信服。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实用性，就是维护和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和利益及其价值观，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一项“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这就是被称作“基督徒政治家”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思想精髓和它所想要完成的“使命”。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体现在他写的两本书中，二次大战期间1939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二次大战结束后1950年出版的《战争或和平》，以及他的大量文章、备忘录和演说中。

## —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在他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的宗教传统与他的宗教信仰、美国传统精神、大学的哲学与法律学的教育；参加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的经历；1911年至1945年长期断续在华尔街从事国际与金融经济律师业务的经历。

### （一）思想渊源之一：基督教宗教道德法

杜勒斯于1888年2月25日生于华盛顿他的外祖父母家，出生后不久与母亲一起回到纽约州沃特敦家。杜勒斯家族是1776年自英国苏格兰来到北美南卡罗来那查尔斯顿的移民。祖父是传教士，曾在印度传教。杜勒斯的父亲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沃特敦小城的长老会牧师，后来在一所神学院当教员。几个叔父也出身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叔父是牧师。这是一个几代相传、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宗教家庭。杜勒斯兄弟姊妹就是在这样一个浓厚宗教气氛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杜勒斯的妹妹玛格丽特回忆说：礼拜日，“我们都去教堂，都去主日学校”，“每个礼拜日早晨”，“我们五个孩子由我母亲带领着，穿过教堂的走廊，坐在第二排长凳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铅笔和本子——这是父亲的意思——将讲道的内容记下来……然后在礼拜日晚饭时拿出我们的记录本子，讨论讲道的内容”。年轻时的杜勒斯可以背诵全部约翰福音。(1) 据杜勒斯的小妹妹埃莉诺回忆说，家庭环境给孩子们“不仅留下了对宗教真理的深刻信念，而且也留下了互相之间以及在远方正在争取的光明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一种责任感”(2)。杜勒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了严谨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他的基督教长老会的宗教道德观及加尔文教派的责任观念。

杜勒斯的世界观其本质是一种宗教世界观，他的政治信念来自他那深厚的宗教信仰。杜勒斯通过他的宗教世界观观察人类、文化、历史、政治、国际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杜勒斯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如果不是基于人是上帝之子的信仰基础上，那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他说，“如果人们接受宗教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整个地否定”。杜勒斯认为，“道德原则并不只限教堂礼拜的范围。可以勇敢地 and 光明正大地把道德原则引伸到世界事务范畴中去。道德法在支持我们这个世界时并不比法律少”。对杜勒斯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他的人生信仰，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及他日后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时的精神指导原则。如埃莉诺所说，对杜勒斯来说，“他的宗教深植于他的生命核心之中”(3)。杜勒斯身上这种浓厚的宗教情感与信仰给了他的国务院下属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的一名年轻助手詹姆森·帕克（James Parker）曾说，杜勒斯给他的印象就像是，“越过了他也就是越过了上帝”一样的感觉(4)。

杜勒斯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他所说的“道德法”，这指的是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基督教的教规及其道德原则体现在基督教教规和犹太教徒的信念中，它来源于古犹太奴隶主神权统治的法律，即旧约“十诫”，它要求：“除耶和华（上帝）外不可信别的神；不可造、拜偶像”等。杜勒斯认为，“对一个自由社会的管理，也即是个人接受道德法”。他认为，“一个不信

仰宗教的社会……不会有更多的自由”。(5)

杜勒斯强调美国传统的本质就是基于基督教道德法上的精神传统、宗教传统。他说,“美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我们模糊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对它的本质不太清楚。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物质传统,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政治传统。从本质讲,它是一个宗教传统”(6)。他说,“不论个人或政府都应该服从道德法”,“对我们来说……其中以道德法最有权威。这些观念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7)

杜勒斯的宗教信仰引伸出一种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要将基于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理想、“伟大的美国试验”传播到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则将其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

### (二) 思想渊源之二:“世界使命感”

杜勒斯说,美国“从一开始时起就为一种使命感所鼓舞”。(8)杜勒斯认为,美国“是这样的人创造的,他们觉得他们个人的使命不仅仅是使自己迁就别人造成的变化,而且自己要成为变化的动力。他们的使命感多半来自他们强烈的宗教信仰。”(9)而杜勒斯所说的“使命感”,所要实现的使命就是将美国的理想:它的宗教信仰、道德观、“民主资本主义”、美国民主的“伟大美国试验”,以及美国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去。

杜勒斯在指出美国的这种世界使命时,强调了美国使命的目的。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怎样创造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发展那种可以获致自由身躯、自由思想及自由精神的光辉可能性。……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享有,而是使所有人能从我们的榜样里得到益处。”(10)

杜勒斯作为一位基督徒外交家将这种美国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杜勒斯说,“美国外交政策是在国内制订的。它是我们国家意志在国外的具体化”,“他们相信人们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上帝,及互相之间还有义务。他们感到一种世界使命感。伟大的美国试验……能成为一种榜样,它将在各处发动起巨大的力量”。(11)

### (三) 思想渊源之三: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法律观

杜勒斯的外祖父福斯特和姑父蓝辛都是经历了律师生活走上了外交道路最后成了国务卿。外祖父与外孙的感情很好,杜勒斯的名字是用的外祖父的名字,这是家里亲人和杜勒斯的同事叫他福斯特的原由。外祖父和姑父的生活经历对杜勒斯有不小影响,它在决定杜勒斯走上从事法律、外交事业的道路上起了作用。

杜勒斯大学阶段生活对他的哲学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两个流派实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是生命哲学(philosophie des lebens)对杜勒斯都有所影响,前者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后者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杜勒斯爱好哲学,1904年17岁时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读逻辑,在当时著名的希本教授(John Grier Hibben)门下学实用主义,听威尔逊校长(后任美国总统)的伦理课。杜勒斯的毕业论文《判断的理论》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跟从当时生命哲学流派著名的法国教授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学习一年,同时选修国际法。1908年杜勒斯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转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于1911年毕业。

杜勒斯后来的和平变革观念带有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的印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与发源于德国的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很近似。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强调人的主体创造性,人的自我存在。他说,“唯一实在存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在发展中的自我”。(12)他进而将这一观点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信仰相联系,柏格森说上帝“就是不断生命、活动、自由”(13)。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运动变革,因此在西方有人称它为“变的哲学”。生命哲学承认世界的运动和变革,但是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社会革命。

杜勒斯在他的外祖父的帮助下,得以在1911年进入纽约著名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

师事务所当职员。1919年31岁的杜勒斯成了该事务所的合伙人，1926年38岁的杜勒斯成为这个华尔街重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经理合伙人。在1931年《幸福》杂志提到的人数不多的法律界年轻名人当中有杜勒斯。(14)

杜勒斯的资本主义法律观是在他长期的律师生活中形成的。杜勒斯从1911年到1945年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律师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国际金融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20年代，他在国际律师事业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华尔街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律师，活动的地区遍及西欧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律师事务所和杜勒斯的利益是来自为美国、也为英法等国的银行和大公司向世界各地投资、贷款、销售产品、扩大美国在海外市场作开路和保护工作上。

在杜勒斯所从事的这种国际金融、经济律师事业中，政治与经济同外交密不可分，他常出入国务院，接触美国政府有关官员，与美国、欧洲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大批银行家和企业家保持着经常来往。从以下一个例子可以看到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和杜勒斯在维护银行家、企业家的利益时，是怎样借助和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的：1917年2月古巴国内政局不稳。杜勒斯为保护他的顾主在古巴的1.7亿美元投资利益去国务院建议国务院通过他的律师事务所向古巴众议院议长施加压力和影响。杜勒斯还向他的姑父、国务卿蓝辛建议美国政府派两艘军舰去古巴海岸，对古巴施加压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古巴的投资利益。国务卿蓝辛与海军部长丹尼尔同意了杜勒斯的意见，当天就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到古巴海面。(15)

杜勒斯的外交思想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兼而有之。实际上，杜勒斯想避免走两个极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与单纯权宜之计的实用主义。杜勒斯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基督教徒要接受“缺少我们理想的实际局势”，基督教徒“绝不能是教条主义的”。(16)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杜勒斯曾写过一篇论实用主义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杜勒斯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感觉和愿望来取代理性”，而他认为，“必须由理性对真理作出最终的判断”(17)。

作为一个虔诚基督教徒、美国理想主义者，杜勒斯强调美国外交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基督教的道德法与“公认的”法律原则。他还强调法律要与他所说的“正义”相一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外交家，杜勒斯在强调宗教道德法与法律原则的同时，承认必须面对他所说的“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国家利益。事实上，杜勒斯当然非常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是美国国家利益强有力的代表之一。对杜勒斯来说，在国际事务上，他有选择手段和方法的足够的灵活性。军事对抗、战争边缘、谈判，对杜勒斯来讲都是手段，只要有助于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完成美国的“世界使命”这一终极目标，而又不冒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世界”失败风险的手段和方法他都会认真对待。

## 二

杜勒斯在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从事他的国际律师事务，他担任英国、荷兰及比利时派驻美国的采购团法律顾问，也是美国许多银行和公司的董事，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信托部主席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18)同一时期，他参加美国和世界的基督教会的活动。在此期间，杜勒斯一直没有间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他自1919年参加巴黎和平会议之后，在近20年的思考中于30年代的后半期形成的。这体现在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备忘录、所作的报告和演说，及《战争、和平与变革》这本书中，并进一步体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所写的文章、备忘录、报告、演说以及另一本书《战争或和平》中。

杜勒斯在30年代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与他在战后美苏从盟国关系逐渐走向对抗，在50年代演变成冷战，他担任国务卿之后的思想有所不同。主要不同在于，30年代及战时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经验出发形成的。当

时杜勒斯哲学思考的重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道德法和资本主义法律原则,提出一项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间利益冲突,避免武力解决争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方针上。当时虽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世界已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第二次大战时期苏联仍是美国的盟国,因之当时的苏联还没有成为杜勒斯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这同战后社会主义力量在全世界发展壮大,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了。杜勒斯在巴黎和平会议期间已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给会议参加国带来的冲击,担心俄国十月革命可能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及可能会使德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步俄国十月革命的后尘爆发革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议上说,“我们应该为了世界和平来拯救德国,使它不被诱惑而将自己放弃给布尔什维主义;我们很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德国之间的联系。”(19)这同样也是杜勒斯的看法。

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在从事国际律师业务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教会方面的工作,担任了多项教会职务,其活动多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1921年杜勒斯接受邀请向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国际正义与善意委员会提供法律建议。1923年接受基督教长老会的委托研究战争问题。1937年基督教世界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英国牛津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和平问题。杜勒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负责起草文件,他还作为小组委员会主席,主持讨论“基督教与战争问题”。杜勒斯参加1940年2月由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及北美外传教会议联合在费城召开的一次“关于教会与国际形势”的会议,会上杜勒斯发表演说《美国与国家世界》,并担任了研究委员会关于美国教会与和平、战争问题的15人委员会的主席。他从1940年至1946年一直担任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设立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的主席。

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揭开。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1929年至1933年持续四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战争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国际形势下,杜勒斯在30年代后半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变革与和平变革上。他的变革与和平变革说反映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如1935年10月《大西洋月刊》上的“通向和平的道路”;1936年11月9日发表的“动态世界的和平问题”;1936年3月19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国家社会的和平变革”,1939年10月28日的演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1939年出版的一本书《战争、和平与变革》;1943年5月以杜勒斯为主席的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小册子。

杜勒斯在“变革”与“和平变革”上的思考是:

(一)“变革是生活规律”与“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杜勒斯认为,“变革是生活的法则,国际生活的法则,也是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法则。”(20)他说,“必须考虑生命的本质是动态的这一事实,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种转变是在一种和平变革方式下发生,这种转变就必然会以暴力方式发生。”(21)杜勒斯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到处都一样——我们应当消除任何一种终结的想法。‘从不’和‘永远’应当从政治家的词汇中取消。”(22)他说,“对已在迫近的战争的真实解释是变革的不可避免性及和平的努力被错误地导向阻止变革上去了。”(23)杜勒斯说,“我们忘记了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革,必然会在某一时刻还要发生的。它可能是一年一年地逐渐发生,或者,不让变革常发生,那么,一旦发生变革,就会造成很大的震动。”(24)杜勒斯认为,想“保持现状”的人应当承认这是作不到的,他们应当承认“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二)“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是正确选择



杜勒斯认为,如果接受了“变革是生活的法则”及“变革的不可避免性”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可供选择的变革不外两种:“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他说,“一种是通过灾难。这是俄国的方案。列宁预见这将由另一场全面战争来完成,世界战争就这样开始。他认为这将扰乱并削弱社会使之走向群众起义……。另一种是和平逐渐地转变,这种转变将增强而不是破坏旧秩序所给予我们的经验、文化、个人自由和物质舒适……”。(25)杜勒斯于1939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除非变革是和平地进行,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三) 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制度”,使和平变革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杜勒斯认为要保证和平变革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制度,战争将在这个制度下消灭”。要有“某种世界机制,它能使变革按照变化了的社会正义需要进行”(26)。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它将使我们的政治知识起作用并结束那种造成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和经常发生的制度”(27)。

杜勒斯认为,为了支持建立一个他所说的“正义与持久的世界秩序”,美国“现在应当承担责任”。这就是1943年5月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中的建议:联合国政治结构;国家间经济与财务法的国际协议;使条约结构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的方法;各国人民的自治;军备控制程序;普遍的宗教与思想自由权利。(28)

\$

三

杜勒斯在20和30年代对战争与和平进行的思考以及他在写《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时的国际背景是20和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在20年代至40年代初,杜勒斯在文章和演说中虽然也谈论过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及革命运动对德国,对欧洲以及美国的“威胁”,但是,当时的俄国及其后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资本主义世界所包围。这个时期,对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当时美国及其盟国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其形成了当前的实际“威胁”。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40年代初,已有30年国际经济政治经验的杜勒斯像其他一些美国两党人士一样预感到由于思想信仰的差别、利益的冲突及互相间由来已久的不信任,战后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对立。杜勒斯这样预感并不奇怪。杜勒斯曾在威尔逊政府的战时贸易局(War Trade Board)俄国处工作,参与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最初的对俄国的工作,向俄国境内反革命势力提供援助。杜勒斯在1941年5月就写道,“我确信,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战胜正从俄国和德国扩展开来的革命运动的话,我们就必须有我们自己肯定的和有利的计划。”(29)1943—1944年杜勒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有重大差别:在美国和西方有“宗教和理智的自由”,在苏联“没有”;在美国和西方实行“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而在苏联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0)在二次大战后期杜勒斯认为,“在他们一方(苏联),没有什么理由信任我们。我们反对他们的革命。我们向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好多年来,我们设法阻止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外交的接触。我们公众领导人攻击他们直到德国的进攻使我们成为战选!+[ (31)

战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追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战时和战后也没有在其对外政策中完全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推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追求世界霸权地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信任逐渐加深。194

5年2月美苏英三国在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划分东西欧势力范围和远东势力范围的协议,形成了“雅尔塔体制”。美苏英三国会议上背着盟国中国,拿中国领土及主权进行秘密交易。这种大国强权政治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它造成了美苏英三国间的互不信任,也造成中国对三国的不信任,这对战后世界形势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这是战后冷战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大战结束前夕,美苏在东欧的利益冲突即已开始,双方关系开始向对抗方向发展。杜鲁门在1945年4月12日继罗斯福为总统后,于4月23日在白宫第二次接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就在波兰问题上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杜鲁门总统当场交给莫洛托夫一份照会说:“苏联政府应该认识到,目前如不能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将来像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3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杜勒斯离开了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转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工作。先是作为美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制订联合国宪章和建立联合国机构的1945年4月至6月的旧金山会议。不久,杜勒斯作为顾问随国务卿贝尔纳斯参加1945年9—10月间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会议讨论对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国的和约问题,但没有达成协议。杜勒斯后来说,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战后不绥靖政策诞生了”,“它标志着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苏联是美国“朋友”的时代已告结束。〔33〕

1947年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上半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宣布,及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中说:“两个阵营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发生了,东西欧一分为二,分别以美苏为首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开始形成,东西方冷战逐渐加强。进入50年代,冷战日趋激化和尖锐,杜勒斯就是此时担任国务卿职务的。

杜勒斯在他六年多的国务卿任内主要想要作的事是,明确分析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世界局势,制订并实施一项他认为能够在这场与苏联对抗中保证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用和平手段”最终和平战胜社会主义的战略——即通过和平变革达致和平取胜的战略。

杜勒斯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及其论点如下:

#### (一) 战后国际形势的特点及性质

杜勒斯认为美苏分歧与对抗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和妥协予以解决的。战后美苏分歧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间的对立,它主要是一场思想斗争,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

杜勒斯1946年5月和9月在长老会全国会议上说,苏联领导人在“追求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达到这一点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34〕他说,“这次……正在发生的事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正目睹对现有文明的挑战。”他说这是千年一遇的挑战,“在基督诞生后10个世纪,基督教世界受到过一种外国信念的挑战。伊斯兰潮流从阿拉伯席卷了大半基督教世界”。“现在又10个世纪过去了,……这次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挑战。”〔35〕他在1947年3月7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36〕。

杜勒斯认为,“西方文明……现在受到了一个无神论制度的严重挑战”,〔37〕“我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因为它的教义和行径同我们所信仰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我们的信仰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命运都来自上帝,因此具有精神的性质和个人的尊严。”因此,“反对把个人仅仅当作一个有生命的物质,被用来促进根据唯物主义的原理组织的世界。”〔38〕

杜勒斯说,“上帝的天意与历史的环境使然,美国人民被赋予了一种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机会和责任”,“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符合这个给予我们的任务的话,那么人类已知的最

好的世界秩序就能实现。如果我们失败了，整个国际家庭就将遭遇从未听说过的悲剧……。”

〔39〕杜勒斯说，“再没有比我国可以完成的任务更崇高的了。人类的生存可能取决于它的成功与否。因此，我们可以怀着无比的信心来献身于这一任务。”〔40〕

### （二）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

杜勒斯认为苏联实行的是沙皇的扩张政策，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苏联的“傀儡”“卫星国”、“工具”。杜勒斯从他的宗教信仰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敌视。他说，“国际共产主义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使生产者成为奴隶，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剥削统治阶级”〔41〕。“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是暴虐的、反动的、呆板#0&的。”〔42〕他甚至说，“在恐怖统治上，最坏时的西方殖民主义也从没有像共产帝国主义那样坏”〔43〕。

### （三）和平变革思想是一项实现资本主义和平地战胜社会主义的战略——和平取胜战略

杜勒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他认为美苏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对抗。在这场斗争中，美国的“麻烦不是物质的”，美国所缺少的是“正义和有力的信念”。他强调美国“正在与苏联共产主义进行的这场冷战”是“不能单靠物质力量去赢得的”，“这主要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想的只是安全，不想它的使命；如果只用钢铁而不用精神的宝剑去寻求安全的话，这个民族就必然灭亡”。〔44〕他认为，“精神因素要比物质因素更重要”，他并引拿破仑的话为证，“在战争中，非物质力量与物质力量相比是三与一之比”。〔45〕因此杜勒斯说美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军事考虑应当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杜勒斯强调“赢得一场‘冷战’和赢得一场‘热战’一样重要”。他说美国需要一种“不战、不和”的能力。因此，杜勒斯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确认这一点之后，那么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战略才能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也才能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取得资本主义思想的最终胜利。

杜勒斯说，面对苏联的军事力量，美国有人认为这种危险是军事性的，但是他认为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46〕他认为美国采取“军事遏制”政策是“一种自我失败的政策”和“消极政策”。〔47〕他说，遏制政策即使可以遏制“俄国帝国主义”，它也遏制不了“共产主义”。〔48〕他认为对苏联的“间接政治侵略”采用军事办法是无效的；靠向苏联进行经济“施舍”也行不通，最后美国也不能“后撤”。

杜勒斯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向专制暴君们实行政治攻势”。〔49〕杜勒斯提出以“和平的解放”来发动政治攻势，从内部瓦解和摧毁社会主义世界。他说，美国“手中要有一些好的手段来进行一场不射击的战争”。“苏联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我们创造了手段就可以和平地将它克制”。要让苏联共产主义受到“压力”，在“压力下”，“共产主义统治结构就会很快崩溃”。杜勒斯进一步说，共产党政权结构是“能够被动摇的，如果它的潜在困难被激化的话”。〔50〕他说，“我们应当让俄国共产帝国内部感到紧张和压力以便使其瓦解”。“至于是否追求解放，何时追求解放，怎样实现解放，这是由受奴役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51〕

杜勒斯强调他的解放政策并不是指通过战争来实现，它是“和平解放”。“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他说，“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52〕

杜勒斯提出，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有：

（1）“美国总统和国会公开声明美国的一项政策是恢复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欧洲、亚洲国家的真正独立”；

（2）“自由世界”国家建立政治“特别工作组”，就每一个“受奴役国家”制订一项“自

由计划”；

(3) “鼓励铁幕内那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

(4) “美国之音、以及像自由欧洲和自由亚洲这样的私人委员会的行动可以同上述自由计划协调起来”；

(5) “我们可以根据自由计划，通过中止或批准交往来经常地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经济、商务和文化关系”；

(6) “我们可以中止与那些仅仅是莫斯科傀儡的国家现政府的外交关系，如果这样作将促进自由计划的话”；

(7) “我们可以寻求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在一个伟大的新的独立宣言中宣布我们对受奴役国家的政策”。(53)

对杜勒斯来说，“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解放”政策、“推回去”及“战争边缘”等等，都是进行这场“政治攻势”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当作一种压力来使用的。杜勒斯认为通过实施和平变革可以最后战胜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必要冒打核战争的险。杜勒斯还认为，“现代化武器具有非常广泛的破坏性，因而如果一旦发生大战的话，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胜利者’的”。(54)

杜勒斯相信，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他所说的“和平变革”而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则在这个“和平变革”过程中重新在这些国家内建立起来。他说，“国际共产主义必然会发生变革，即使这样做是违反它的意愿的。时间和环境的侵蚀，对它并不是不能起作用的”。他认为“苏联和中国共党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压力和难关”，“变革的酵母正在发生作用”。(55)杜勒斯说，“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他说他不对这件事“定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很明显，在杜勒斯看来，只要美国坚持实行“和平变革”的战略，不论时间需要多久，也可能需要多少代人的时间，但是“共党政权结构”和“共产主义思想”终将有一天会“很快崩溃”。(56)

杜勒斯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作为他的结论，杜勒斯说，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战略。这就是杜勒斯为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出的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

#### 四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追求的和平具有鲜明的政治涵义，这就是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是对宗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从而也就是对和平构成的威胁。对杜勒斯来说，要实现人类的和平就需要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根据这一思想原则建立起来的共党政权结构。很明显，杜勒斯的世界和平概念是与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共党政权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与各国人民群众及各种宗教信仰者所想往和追求的和平是完全不同的。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性——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共党政权结构，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这是杜勒斯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本质特点。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力量，是信念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要“战败”和“消灭”共产主义思想主要靠人的精神力量、靠信念而不是单纯靠物质的力量。战后面面对美苏对抗及东西方冷战形势，杜勒斯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是否作好军事及物质方面的准备，而是美国面对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否已建立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否丢掉了精神与理想的力量。在30年代和40年代，杜勒斯在教会中的大量活动及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文章、报告、备忘录、书和所作的演说，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醒并促

进美国及其盟国在面对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威胁”下，一定要建立起坚强必胜的信念来，他认为这是决定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胜败的关键。杜勒斯重视人的精神作用，他相信理想、信念对一个民族、国家、主义的存在具有根本的意义，这是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外交家的杜勒斯与当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家不同之处。

杜勒斯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不仅注意军事上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他更为强调的是国家在政治上的安全。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没有单纯的军事上的一场战争。他强调要时刻记住美国的政治目的。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是政治性的。杜勒斯的看法是，要想取得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结果，只有靠一场政治战争才能达到。这就是杜勒斯说的，“保持着我们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在军事上的守势”的真实涵义。他认为战争可以消灭人，但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思想。只要人们信仰共产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就继续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杜勒斯十分强调要对苏联、中国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旨在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和平变革的用意所在。

杜勒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其和平变革战略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施加压力。而压力的种类则是各式各样的，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压力手段。杜勒斯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对杜勒斯来说，只要有利于实现美国的理想和最终战胜共产主义，军事（威慑、封锁）、外交（承认与不承认）、经济（制裁、禁运）、干涉、颠覆（破坏）、心理（宣传）等各种手段都可以作为压力采用。杜勒斯设想的和平变革的效果就是，从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出发，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不同的压力，促使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变革，逐步达到推翻共产党政权，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蜕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以至最终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虽然杜勒斯反对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说它是一项“消极”和“无效”的政策，但是事实是杜勒斯和平变革的战略目标与凯南建议的、杜鲁门政府实行的遏制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杜勒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仍然是一条遏制政策，也就是凯南所说的通过遏制形成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更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期待产生“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的趋势。（57）如果说二者还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杜勒斯更进一步用和平变革的政治攻势将遏制政策的实施具体化了。

在50年代，一些国家的人们将杜勒斯看作是“战争贩子”。如从杜勒斯提出的和平变革说的战略涵义来看，将杜勒斯看作“战争贩子”并不确切，它影响人们，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准确把握住杜勒斯在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真正强调的是开展政治攻势而不是军事攻势，从而低估了杜勒斯的政治考虑，而可能失去应有的足够的警惕。杜勒斯已经去世30年了，今天回过头再看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杜勒斯外交思想所重视和强调的是政治而不是军事。他为美国和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战略是一项政治战略，也就是他的和平变革一和平取胜战略。

杜勒斯鲜明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位外交家，在一些外交问题上，杜勒斯表现出无视基本事实，缺乏历史感，其盲目和偏见也是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他所实行的对华政策上。

杜勒斯的家庭成员早年与中国有过接触，因而杜勒斯曾说他感到中美之间有着“兄弟友谊”和“特殊友谊”之情。确实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好情谊，但是杜勒斯所感受到的友谊是指他与中国清政府的李鸿章及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友谊。杜勒斯说，当他八岁时，李鸿章通过他的外祖父、前国务卿福斯特写给他的一封信被他视为“最珍视的物品”而保存着。（58）还在战时，就主张美国战后应执行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给以明确说明的大概不是当时的总统、国务卿，而是当时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外交发言人的杜勒斯。杜勒斯在1945年1月17日强调说，美国应当只支持它的朋友，要全力支

持蒋介石，而不应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59〕

杜勒斯的哲学观从根本上对中国人民革命抱极端敌视态度。50年代，中国是杜勒斯的和平变革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杜勒斯说，“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中国人民同样不喜欢共产主义”，和艾奇逊一样，杜勒斯也说“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杜勒斯毫不掩饰地公开强调，一切有助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消逝”的手段美国都会考虑采用。他说，“如果……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同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如果……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反对它参加”。〔60〕

杜勒斯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这首先要看中国是否变。杜勒斯公开地要求中国作出“转变”以求得美国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随时可以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形势的要求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应该有所转变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61〕

可以清楚地看到，50年代杜勒斯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变”字。一切致力于让中国“变”，向共产主义“消逝”这一方面“变”。只要中国按美国的希望“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当然也就会随之相应调整。为了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消逝”，50年代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手段，从控制中国领土台湾、不承认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军事封锁、禁运、颠覆、情报破坏、直到心理战应有尽有。可以说，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其和平变革战略，妄图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具体例证。从50年代到今天，美国的和平变革战略对中国并没有奏效。

当人类已进入本世纪最后10年，当冷战最尖锐的50年代已经过去30年的今天，人们已能看到，在冷战之外存在一条通往和平的真实道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及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道路。50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国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阐述了和平共处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及对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的愿望。周恩来当时说：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性。他说：“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62〕从美国方面来看，在50年代美国政府、两党领导层当中认真思考过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杜勒斯当时认为除了“热战外只剩下冷战”。他对和平共处思想充满怀疑。战后1946年3月一名记者问杜勒斯资本主义是否能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处。杜勒斯的回答是，“我不能肯定我知道它的答案”。〔63〕今天看，作为一位国务卿的杜勒斯，他的政治眼界是比较狭隘的。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党已能认识到和平共处是通往和平的真实道路，并支持不同国家和平共处这一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情况还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美国国内仍有一些人迷恋大国强权政治的原则，他们根据自己的哲学信仰、价值观念动辄干涉别国内政，继续采取50年代那些为世界各国人民早已熟悉的各种手段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别国放弃本国主权，向美国的强权政治屈服。

发展、变革这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践和总结经验将不断走向进步和繁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有国家都会充实、发展和完善各自珍视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同时也会放弃一些已经不再起积极作用的想法和作法。但是这

一切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只能由本国人民解决，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发展与变革的观点不能成为一国用以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而杜勒斯的和平变革在50年代就是这样干的。

今天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中仍有一些人继续坚持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变革战略。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是否像杜勒斯所希望的那样被和平变革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是否蜕化变质并和平转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这并不取决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实行一项什么政策，而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本身的矛盾发展如何而定。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正像原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道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内部本身发生严重失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从社会主义国家变化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杜勒斯的和平变革政策是一项干涉政策，它已不符合当代的要求。今天全世界的发展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只有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民和平共处，各国才能获致发展和进步。杜勒斯说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看来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就是施加各种压力也不可能使人们屈膝放弃他们的哲学信念与理想。采用一切手段作为一种压力旨在干涉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战略决不是如杜勒斯所说的是一项“积极政策”，也决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的政策。这应该说是从杜勒斯的一生经历，从他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的政治教训。

#### 注释：

(1)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2. pp. 3-4, Note 5; John Robinson Beal,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7, p. 28.

(2) Elenor Lansing Dulles, *John Foster Dulles: The Last Year*,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1963, p. 128.

(3) Elenor Lansing Dulles, *John Foster Dulles: The Last Year*, pp. 196-199.

(4)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The Diplomacy of the Eisenhower Er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73, p. 35.

(5) John Foster Dulles, "State Control Versus Self-Control", *Think Magazine*, September, 1946, Dulles Papers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 John Foster Dulles, "Our Spiritual Heritage", Address a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um, Oct. 21, 1947.

(7) 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应》，1957年10月号《外交季刊》，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9。

(8) 杜勒斯，1952年10月9日在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说《我们外交政策——遏制是足够的吗？》，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

(9) 杜勒斯，1958年11月18日在克利夫兰教会全国委员会的演说《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原则和政策》，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

(10) John Foster Dulles, "A positive Foreign Policy", Address before the World Affairs Forum of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Evening of May 15, 1952, Dulles Papers.

(11) John Foster Dulles, "Foreign Policy - Ideals, Not Deals", at the Island Daily Press Association, Chicago, Dulles Papers.

(12)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120页，14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58

年。

(13)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 1928年纽约版,第248页,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14)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1973, pp.17-26.

(15)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2, pp.21-22.

(16) John Foster Dulles, "America's Role in the Peace",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4, January 22, 1945: 6, From Mark G. Toulo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4, Note 37.

(17) Essay Written at Princeton on "Pragmatism", Dulles Papers, From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1973, p.20, Note 8.

(18) Richard Goold-Adams, *John Foster Dulles, A Reappraisal*,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1962, pp.31-32.

(19)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46, Note 48.

(20) 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50, p.18.

(21) John Foster Dulles, "Peaceful Change",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369 (April 1941): 493, From Mark G. Toulouse, *Transition*, p.124, Note 38.

(22) J.F.D. *War, Peace and Change*, From *Transformation*, p.124, Note 37.

(23) J.F. Dulles, "The Problem of Peace in a Dynamic World", From R.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158. Note 10.

(24) J.F. Dulles, "The Road to Peace", From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p.154-155.

(25)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269, Note 9. JFD to Arthur Sulzberger, May 21, 1941.

(26) JFD, *The Road to Peace*, p.492, Ibid., p169, Note29.

(27) J.F. Dulles Address, "Americ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Oct 28, 1939, Ibid., p.179, Note 2.

(28) From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56, Note 48; Mark 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of J.F. Dulles*, p.67, Note 16, J.F. Dulles 1943年3月12日写给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封信。

(29) J.F. 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May 21, 1941, from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269, Note 9.

(30) Ibid., p.270, Note 11.

(31) J.F. Dulles, "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eb. 5, 1945. D P, Box27, From M.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47, Note 43.

(32)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72-73页。

(33) 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Chapter 4.

(34) M. 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71, Note 48; "Freedom Through Sacrifice",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163, May 30, 1946.

(35) J.F. Dulles' Address, September 8, 1946, From R.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p.286-287.

(36) J.F.D,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47, D P, Box 31, From M.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89, Note 24.

(37) 杜勒斯1959年1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 (38) 杜勒斯1958年11月18日在克利夫兰教会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说, 见《杜勒斯言论选辑》。
- (39) R.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p.301-302, Note 4.
- (40) 同(38)。
- (41) 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应”, 1957年10月号《外交季刊》。
- (42) 杜勒斯1957年4月22日在纽约美联社午餐会上的演说“生气勃勃的和平”。
- (43) J.F.D, “The Free East and the Free West”, Draft of Speech for Cleveland, Dec, 2, 1951, NBC Hook up, Dulles Papers.
- (44) John Foster Dull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tional Welfare”,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Farm Institute, Des Moines, Iowa, Feb. 16, 1952. Dulles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J.F. Dulles,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Address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Dec.28, 1949, Dulles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J.F. Dulles, *War Or Peace*, pp.122, 176, 233, 253.
- (45) J.F. Dulles, Address at the Princeton National Alumni Luncheon, Princeton, New Jersey Feb.22, 1952, Dulles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 (46) J.F. Dulles, “The Pursuit of Liberty”.
- (47) J.F. Dulles, “A New Foreign Policy”, *Life*, May 19, 1952.
- (48) J.F. Dull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tional Welfare”,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Farm Institute, Des Moines, Iowa. Feb.16, 1952. Dulles Papers.
- (49) Ibid. (48); J.F. Dulles, “Our Foreign Policy -- Is Containment Enough” Address before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 8, 1952. Dulles Papers.
- (50) J.F. Dulles, *War or Peace*, pp.250-252, 247.
- (51) T. Hoopes, op. cit.
- (52) 杜勒斯1953年1月15日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美国新闻处1953年1月23日华盛顿电), 《杜勒斯言论选辑》。
- (53) J.F. Dulles, “A New Foreign Policy”, *Life*, May 19, 1952.
- (54) 杜勒斯1957年4月22日在纽约美联社午餐会上的演说“生气勃勃的和平”。
- (55) 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应”, 1957年10月号《外交季刊》, 《杜勒斯言论选辑》。
- (56) 杜勒斯1957年7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杜勒斯言论选辑》。
- (57) George 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Memoirs, 1925-1950*.
- (58) J.F. Dulles,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Address at the China Institute Dinner, New York City, May 13, 1951 Dulles Papers.
- (59) Excerpt From Address by J.F. Dulles Before the Cleveland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Jan. 17. 1945 Dulles Papers.
- (60) J.F. Dulles,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 (61) 杜勒斯1957年6月28日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政策——谈美国对华政策》。
- (62)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19日), 《周恩来选集》, 下卷, 第150至152页,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84年。
- (63) R.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 21.

# 中国与超级大国

张也白

中国刚刚庆祝了它的40周年诞辰。40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世界正形成一个两极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它们之间的对抗(冲突)或合作(缓和)对世界形势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尽管战后多极化的倾向不断发展,两极世界的结构至今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的外交政策,当然不能不受两极结构的制约与影响。40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的调整,而每次重大调整都主要反映了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可以认为,如何处理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特点。

## (一)

40年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时期:

1. 50年代是中苏结盟联合抗美的时期。

由于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国作为一个刚刚取得革命胜利而又亟待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大国很难采取“中立主义”的政策。本来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铲除西方在中国的特权与影响,而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又支持了国民党政府,站到了中国革命的对立面。因此,早在1949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即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当时,中国除了倒向苏联一边外,几乎没有其他更为现实的选择。

诚然,中美两国在当时要避免严重的敌对,以至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并非没有丝毫机会,可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却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重新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两国又兵戎相见,从而大大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

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对苏联极为有利。当时,美苏均势尚未形成,美国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优势。然而,中苏结盟改变了美苏力量的对比,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美国不得不面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挑战,被迫从欧亚两线作战,实行全球遏制。

2. 60年代是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于敌对状态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而日趋恶化。美国则视中国为“冒险主义”,甚至把中国看作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与此同时,美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中国怀疑与担心美苏合谋反对中国,从而采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其结果是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整个60年代都处于敌对与僵冷的状态。

60年代的中苏分裂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好处。美国开始改变“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看法,不再感到面对中苏两国协调一致的压力。问题是当时的美国当政者并未很快意识到中苏分裂的深远意义,也未及加以利用。6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某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变化,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一心想赢得越南战争,同时中国又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当时还无法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制订安全政策的人仍需继续对付来自东西两线的挑战。

3. 70年代是中美联合制衡苏联的时期。

70年代,在全球力量的重新组合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中美关系的解冻。

早在60年代后期,中苏敌对的日益升级使中国面临来自北方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自1965年起,苏联一直在远东扩军,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继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1969年3月起,中苏之间爆发了数次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苏联甚至还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2)中苏对抗已从着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进而成为国家关系上的尖锐冲突。与此同时,70年代初,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日趋衰落并将开始撤出亚洲的大国。继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宣布了美国将从越南脱身的“尼克松主义”之后,1970年2月,美国政府又决定将其军事战略从“两个半战争”改变为“一个半战争”(3)。这一切使中国意识到对它的安全构成更大威胁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终于下决心为摆脱孤立处境而同美国实现了和解。70年代,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形成。中国认为,在抗衡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与政治影响的全球战略中,中美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合作。同美国的和解使中国从两条战线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转为集中主要力量对付苏联的威胁。

70年代是世界政治格局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由于中苏仍然激烈对抗,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极度担忧。美国则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急需利用中苏分裂,以阻止苏联在亚洲填补真空。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都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与扩张。然而,美国并不想公开响应中国联合抗苏的主张。相反,它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热衷于寻求美苏缓和。以1972年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为高峰,美苏关系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的冷战后,进入了一个“缓和”时期。尽管这种“缓和”依然保持着美苏对抗的性质,中国仍担心美苏勾结主宰世界。实际上,中苏两国都想阻止对方同美国联合,并利用同美国改善关系来制约对方。情况的变化终于使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形成。这种三角关系是一种战略关系,其本质是安全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由于中苏关系是最糟糕的,美国处于某种“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在相互施加影响方面保持了最大的机动性。当然,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并非“不偏不倚”。尽管它不愿因同中国结成抗苏联盟而危及缓和,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则是它的政策的基调。及至7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加剧,美苏缓和开始走下坡路,中美战略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停滞不前,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4. 80年代是中国逐步走向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友好与稳定关系的时期。

1982年前后,中国外交政策开始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调整到强调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其结果是中国适度地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同时着手改善对苏关系,从而在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持较为平衡的方针。

中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自70年代末起,中国把国内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实行开放与改革。为此,中国希望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以便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对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中国认为,美国在里根领导下,正在重整国力,而苏联的全球影响则因其国内经济的停滞以及在国内外的过度扩张而下降。苏联已不再如70年代那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进入80年代,美苏再度激烈对抗。中国既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又不愿卷入美苏冲突。中国感到执行独立自主方针将使自己在同美苏两国打交道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然,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还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某种失望情绪。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印度支那形势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日趋恶化之后,中国要求同美国进一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中国还把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要使美国同台湾关系升级视为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企图倒拨时钟,并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改善。尽管中国在三角中仍

然是最弱的一角,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关系的改善使美国丧失了它在70年代三角关系中那种“左右逢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1983至1984年,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它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把中国看作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强调日本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从而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

当然,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并不奉行“等距离”的政策。出于战略安全 and 国家发展方面利益的考虑,中国仍然优先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在战略上继续同美国保持合作,其结果是在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始终要优于中苏关系。

及至80年代后期,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美关系因两国在广泛领域里双边合作的发展而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外交“新思维”,加紧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并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以1987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为契机,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认为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正常化不会损害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1989年5月的中苏最高级会谈使中国40年的外交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正常友好关系的情况。世界则进入了美中苏三国都致力于同时改善与其他两国关系而不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的新时期。

## (二)

如果说上述历史回顾是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纵向分析,剖析决定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因素则是对这种关系的横向分析。正是这些因素的消长与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

在各种复杂因素中,下列因素是决定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发展与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 1. 战略与安全因素

对国家安全考虑与关心一直是决定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政策与立场的主要因素。

建国初期,鉴于当时国际上正在出现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中国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诞生后,国际上的敌人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一样,于是就决定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而“一边倒”政策的宣布即是这一考虑的逻辑结果。70年代初,中国“联美反霸”战略思想的形成体现了我国领导人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中国认为,在美国日趋衰落并开始从亚洲撤退的情况下,与中国有着7200多公里共同边界并正在远东大规模增兵的苏联已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力量对比趋势已重新变得对美国有利。苏联自身的困难减轻了它对中国的威胁。联美反霸的必要性已经降低。

### 2. 经济因素

应当指出,在40年的大多数时期,同安全方面的利益相比,经济因素最多只是第二位的。对中国来说,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国家的生存始终重于发展。然而,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决定中国同超级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50年代,中国所以倒向苏联一边,原因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迫切任务,为此离不开国际援助。而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中国认为,要想从英美政府那里获得援助,只是“幼稚的幻想”,“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4〕60年代,由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导致闭关自守,致使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但是,恰恰是这种封闭型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无需在经济上依赖超级大国,因而敢于顶住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80年代,经济

因素的作用明显地增强。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8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更为独立自主方针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缓和同苏联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向着重发展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相应地降低了同美国的战略关系。

### 3. 意识形态因素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包含了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民族特性等多种成分。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无法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大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悠久或国际地位的不同,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往往尤为明显。

中国总是透过它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与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经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时还可以从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得到许多重要的借鉴。这一时期充满着三国相互间的联合与冲突以及它们之间力量平衡与相互制约方面的斗争艺术。长期的“中央王国”历史使中国无法在大国角逐中接受某种从属与受支配的地位。而近代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往往与长期内乱又使中国饱尝遭受列强欺凌和国家分裂的痛苦,因而对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倍觉珍惜。中国对外国干涉其内政的敏感与厌恶有时甚至使一些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实际上,40年来的中国外交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强调以我为主,不受超级大国支配。即使在50年代的中苏结盟时期,中国也保持了独立自主而不愿听命于苏联。这正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外交路线在前30年的时间里还反映了强烈的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的意识。按照毛泽东思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政策始终强调要在国际上分清敌友,其基本模式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在60年代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要敌人,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为依靠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74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则再次明确地把这一模式提到了战略高度。

耐人寻味的是,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到中国与美国这两个社会制度与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还曾成为同属于社会主义的中苏两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因素。众所周知,60年代的中苏分裂正是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开始的。

进入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逐渐转向了以更加重视自身国家利益为特点的现实主义方向,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减少。当然,意识形态因素并未消失。例如,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始终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袭保持警惕,并把这方面的利益看作是它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正在总结近十年来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教训,以便在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进一步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 4. 超级大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无疑还取决于超级大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中苏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沙文主义态度以及它对华政策的僵硬有关。8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逐渐有所改变。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出了要求同中国和解的信号。及至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外交“新思维”,苏联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它把改善对华关系作为它的新亚洲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此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创造了一些良好条件。

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70年代,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战略的形成是因为尼克松政府改变了美国长期来敌视与孤立中国的政策,转而采取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的方针。80年代,促成中国进一步采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并同美国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先是因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引起中美冲突,后来则是里根政府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至于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时发生摩擦,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放弃干涉中国内

政的政策。

### 5. 超级大国相互间的关系

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关系的状况。由于当代世界是一个以美苏对抗为基本特点的两极世界,美苏关系对中美、中苏关系的制约自然要比中美、中苏关系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大得多。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们相互关系的重视也总是超过对他们同中国关系的重视。从根本上说,美苏两国都是从他们的全球战略高度,即从他们相互争夺的利益出发,来看待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并确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因此,美苏关系的好坏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确定它对超级大国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政策同中国对美苏力量对比的估计分不开。一般说来,中国总是愿意倾向在美苏力量对比中处于不利地位或对中国威胁较小的一方。无论是50年代中国倒向苏联一边,70年代中国同美国建立战略合作,或是80年代中国适度地改善对苏关系并同美国拉开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规律。

中国最担心的是美苏合谋反对中国,因而总是以一种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美苏关系的改善。当美苏激烈对抗时,中国会感到在处理同超级大国关系中处于某种主动的地位,它既可联合一方以制约另一方,也可为避免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而同双方都保持距离。而当美苏关系出现缓和时,中国或者对美苏均持敌对态度(如60年代),或者通过加强同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来增加美苏关系的复杂性,以防止美苏联合并改善自己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对美苏缓和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鉴于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利益以及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整个国际形势的趋缓,中国已不必如以往那样担心美苏关系的缓和。相反,中国认为,美苏缓和有利于它获得一个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并非决定中国同超级大国关系的全部因素。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同西欧、日本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但是,上述诸因素则是主要的,其中有些是中国的国内因素,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与选择;有些则是外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相互影响与制约。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因素起着不同的作用。总的说来,战略与安全因素始终是最主要的,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不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前30年里,意识形态因素尤为明显。进入80年代,意识形态的作用减少。这种减少反映了国家利益的需要,但是在政策执行中也出现了某种失误。与此同时,经济因素正逐步取代战略因素成为中国决定它同超级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然而,战略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只是其概念有所变化。

## (三)

今后,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继续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向与特点,它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及对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人鉴于自50年代以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大体上每10年经历一次变化,因而预言90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再次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对此种推理,笔者并不敢苟同,然而却愿通过分析导致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变化的诸种因素的消长,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前景作出估计。

### 1. 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将继续存在发展友好与稳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双方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基础是牢固的。在这方面,两国并无利害冲突。相反,尽管80年代后期,缓和已有很大发展,中美两国仍然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完全消除它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保持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可牵制苏联的潜

在威胁,继续保持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地位。就美国而言,美苏缓和难以达到根本改变两国关系对抗的性质。美苏互为对手的格局将继续下去。美国国内压倒的观点仍然是强调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保持一种紧密的中美关系有利于增强美国抗衡苏联的地位,并防止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今后,中美两国在解决亚太地区的一些重要冲突问题上仍然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中国是亚洲力量平衡中的关键因素。美国要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离不开同中国的合作。从长远看,中美两国还有可能会相互寻求把对方作为在亚洲抗衡日本的力量。

其次,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贸易方面,目前美国已居香港地区和日本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又是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二大市场。美国在华投资已超过30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地区,居各国之首。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已逐步放宽了对华限制,从而加快了两国科技合作的步伐。近年来,中美在文化、教育与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现在,中美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双方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已远远超出了对苏联采取一致态度的范围。两国关系的基础已变得更加广泛与稳固。

此外,由于近年来台湾内部形势的变化和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松动,中美在一直构成两国关系主要障碍的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目前,双方在维持台湾内部局势的稳定,并使台湾问题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的官方政策是“一个中国,和平解决”,它不愿介入台湾问题的解决,但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既是有原则的,又是有耐心的。它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相反,维持中美友好有助于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及其他涉及我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的问题上至少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

不久前,由于美国陷入了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降到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但是,布什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并继续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轻率地把20年间精心建立的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拆毁”。

(6) 美国并不准备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更不想把中国推向苏联。从根本上说,保持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符合双方的利益。目前,中美关系开始走出谷底。尽管要恢复到原有水平尚需克服严重困难,两国关系将逐步回升。

当然,导致中美之间产生摩擦与冲突的因素将继续存在,有的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新的重大障碍。

首先,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减少是一个正在损害中美关系的重要的不利因素。本来,美国国内总是有一股势力轻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主张不应过高估计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强调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认为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在根本上同美国在世界各地一贯奉行的反共政策是不一致的。近年来,随着美苏缓和的出现,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原先构成中美关系主要基础的战略因素正在减少。于是,美国国内对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重要性的怀疑以及那种认为中国更多地有求于美国的看法开始增长,其结果是促使以往两国之间由于共同战略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的矛盾突出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在诸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以及在西藏问题、人口控制等所谓“人权”问题上加紧指责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原因。

其次,意识形态利益的冲突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交往中总是怀有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始终不忘向世界推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美国总是用它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的国内政治,并以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为由,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好处提出怀疑。近年来,“人权”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十分消极的因素。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国内政治形势日益改善,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却有增无减。美国总是愿意支持中国国

内那些主张按照西方样板来发展国家和对现实不满的人。这种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实际上是美国在80年代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反映,其结果不能不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在这方面,美国国会的消极作用尤为明显。在国会的处事原则中,很少顾及长远的战略方面的利益,而常常表现为目光短浅,感情用事和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使美国政府难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采取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在经历了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将成为除台湾问题外的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另一重大障碍。

此外,中美在发展双边关系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美国支持中国现代化是有限度的,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要受美国自身经济状况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近年来,亚洲国家正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美国的经济状况。由于日本成为亚洲核心的经济大国,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正在被日本所取代。美国高额的财政赤字与外贸逆差正迫使美国削减对外援助,并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对华技术转让上的限制也未完全消除。美国国内总是有人担心向中国转让高技术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或向不应从美国获得这类技术的第三国转让,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除担心人才外流外,还对伴随文化交流而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冲击感到忧虑。这种冲击已成为导致中国国内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当然,台湾问题将继续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目前的问题仍然是美国坚持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并据此向台湾出售武器。从根本上说,台湾问题这个障碍长期无法消除是因为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它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美国除了在台湾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外,美国国内的亲台保守势力仍然认为台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一个可以依靠的战略上的“盟友”,并且把台湾当作制约中国的一张“牌”。今后,只要美国继续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并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就无法消除,台湾问题仍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 2. 中苏关系

随着正常化的实现,中苏之间长期来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一个睦邻友好的新时期。

首先,由于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它面临的种种困难,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已不再构成严重威胁。中苏关系正常化又使苏联的威胁从现实转为潜在。中苏两国甚至在裁军和某些地区冲突问题上存在着相同的观点和利益。

其次,中苏在经济合作上有着相当大的潜力。两国经济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苏联的技术尽管不如一些西方国家先进,但在许多方面对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尤其在改造原有工业设施方面,可能比西方技术更为实用。中苏贸易也有着良好前景。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西方国家不时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会更加重视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在苏联经济遇到困难,无法满足国内需要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对苏联无疑也具有吸引力。两国贸易的另一有利条件是双方都可利用易货贸易,避免动用两国都感到十分紧缺的外汇储备。

此外,两国在国内改革上也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一国改革的成功会起到鼓励另一国改革的作用。双方都可以借助对方改革的成功来证明自身改革的必要性。

中苏两国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说来他们之间不存在像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因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尖锐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中苏之间也不存在像台湾问题这样棘手的障碍。即便在中苏敌对时期,苏联也始终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但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并不会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完全消失。从长远看,主要矛盾仍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同时,在发展双边关系上将继续存在局限性与消极因素。



近年来,苏联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中苏关系也已正常化。然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忧难以完全消除。中苏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具有从三面包围中国的潜力始终是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当前,苏联在远东的兵力部署仍占苏联全部军事力量的1/4到1/3。中国对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能不抱有警惕。今后,对中国的主要军事威胁仍将来自苏联。加之苏联历史上长期的扩张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传统,要消除中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尚需时日。

中苏经济合作也有局限性。双方都难以从对方获得资金与高技术。同时,由于中苏贸易主要是易货贸易,两国均无法从中得到硬通货。因此,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无法取代各自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不仅如此今后在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以及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竞争中,中苏两国还可能进一步成为竞争对手。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早已淡化,但两国在国内改革方针与模式上的差异有可能使双方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分歧,并对双方国内政治造成冲击。在这一点上,若两国不是相互尊重和坚持不干涉内政,则将对中苏关系产生有害影响。

中苏关系的发展还要受各自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制约。两国都不希望因中苏关系的发展而影响到各自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看来,中苏关系将保持稳步前进的势头而不会走得太快。

### 3.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有理由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保持友好与稳定持乐观态度。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中美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已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更加稳固,而中苏关系也已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这就为继续发展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友好与稳定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后,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行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方针,因而不会改变同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友好与稳定关系的政策。就美苏两国而言,维护对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也是他们的共同需要和切身利益所在。同时,整个国际形势将继续走向缓和,在可见将来,这一趋势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将是双方唯一的明智选择。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在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冲突与曲折仍然难以避免。要想在90年代真正实现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还有待双方作出共同努力,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与障碍。

应当指出,近来事态的发展已经或正在引起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已不再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从而使两国双边合作得以加快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插手了中国的动乱,并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进行制裁,中美关系受到了自1972年两国实现和解以来所未有过的严重损害,从而扩大了两国之间的鸿沟。

通过美国在中国这场政治风波前后的所作所为,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有目的和有代价的,那就是除了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和美国友好的中国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外,并未放弃向中国输出美国的制度与价值观念的长远目标。1989年7月,布什总统在访问欧洲期间再次明确宣告,美国要利用经济援助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布什说,“我们所谋求的新世界是一个行动一致的自由国家的联邦——在这个新世界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不断扩大的自由圈子。”(7)这表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而且正利用近年来国际上的缓和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政策。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惕。

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愿意同时维持和发展同美苏两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但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不会奉行“等距离”的政策。80年代,尽管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中美

关系始终优于中苏关系。中国希望同美国保持比中苏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基于战略安全 and 国家发展方面的考虑所作出的选择。然而，鉴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后那种中美关系优于中苏关系的格局可能改变。一方面，中国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的担忧可能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对国内发生动乱的警惕将大大提高。而美国若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将被看作是导致中国国内不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从而迫使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作出某种重新估价。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很难保持比中苏关系更为良好的状态。尽管中国不会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美国也不想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中国可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并寻求它们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

以上仅仅是对今后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发展趋势的大致估计。在可见将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其前景究竟如何还将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它取决于中国和超级大国在确定相互关系时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与选择，也取决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相互间政策的变化，同时还要受美苏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目前看来，决定今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最大未知因素似在苏联一边。今后苏联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美苏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从而也将不可避免地对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整个国际社会不能不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今后，如何处理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仍将是中国的中心课题与成败关键。就中国而言，它绝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但可相信，它将以谨慎的态度，以不损害独立自主为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友好与稳定关系。对超级大国来说，要维持他们对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关键是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干涉中国内政或对中国采取沙文主义的政策，使他们的政策真正转到现实主义和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上来。

#### 注释：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1362页。

(2)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3) “两个半战争”战略设想美国将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分别打两场大战，以对付中苏两个敌人。此外再加上一场小型的局部战争，以对付中东、拉美或其他地方的不测事件。“一个半战争”战略则根据中苏分裂的情况，抛弃了在欧亚两地同时与中苏两国作战的设想，把同时打两场大战改为打一场对付苏联的大战。

(4) 同(1)，第1363—1364页。

(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3页。

(6) 引自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89年6月26日在纽约市亚洲协会发表的演讲：《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

(7) 引自布什于1989年7月17日在荷兰莱顿发表的演说。

# 当前的军备控制谈判

吴展

今天的国际事务中，军备控制是一个重要方面。其重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裁军谈判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而后者的主角又是两个超级大国。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已在多边基础上谈了多年，但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突破。

## 一、美苏核裁军谈判

### （一）战略核武器

笔者在几篇有关的论文中曾对美苏能否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表示乐观，并在本刊1989年第1期《世界和平与裁军》文中，估计条约可能会在一二年内签署。写文章时是里根总统任期末尾，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才签字一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文本已完成90%。解决剩下的一千处字句争议虽非易事，但双方当时大有一鼓作气赶快拿下又一个条约的势头。笔者在文中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削减战略核武器可以减轻核恐怖的威胁，可以降低军费；二是两国核武器超过需要，减少一半仍足以满足需要。此外，笔者以前还谈过，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即SDI）近期不会过关，不可能部署。尽管苏联一直要把它同战略武器挂钩，但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这些理由依然成立，但它们只是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创造一定的条件，而不会必然使条约成功。签署条约还须取决于更多的因素。

1989年1月布什接任美国总统后，情况好像变得不那么乐观了。布什处事谨慎，慢条斯理。他表示要研究一下战略武器问题，然后再确定谈判方针。这一研究进行了近半年，才于6月下旬在日内瓦同苏联重开谈判。一上来，美国就提出在谈判过程中即开始核查。就是说，未达成协议就要到导弹工厂和发射基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对这种近乎蛮横的要求，苏联虽未坚决反对，但显然是不太高兴的。美国还提了一些别的什么要求尚不得而知，但从各方面情况看来美国并未做出让步。它似乎打算先解决欧洲常规武器裁军问题，而不想马上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因为：

1. 布什政府虽然重新研究了战略武器问题，但对究竟部署哪些武器，部署多少，还未完全拿定主意。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大都是60年代生产的，基本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导弹核潜艇已确定用三叉戟式来取代海神式。地下井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受到精度愈来愈高的苏联导弹的威胁，于是要不要部署更不易受打击的机动导弹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了。苏联已部署了铁路机动及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各一种。美国本来是坚持在条约中写上禁止机动导弹这一条模

现在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了。布什政府的办法是把50枚地下井中的MX导弹（10个弹头）装上25列火车，并另行研制公路机动的单弹头侏儒式小型导弹500枚。两者共有弹头1000枚。

这一方案在国会引起激烈争论。侏儒式导弹的问题是费用高，500枚约需530亿美元，部署后每年维护费高达5亿美元。在美国要缩减军费的今天，这当然是个问题。50枚MX导弹的装火车费用仅需56亿美元，而以后每年维护费不过2亿美元。然而，火车机动的问题是在得到警报后，从基地分散出去约需6小时之久。侏儒导弹从公路分散开来仅需30分钟左右。因此火车机动的MX导弹的生存能力有问题。在美国国会内对两种导弹的取舍

争论不休。(1)

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原有的B-52轰炸机将逐步退役,新型B-1B型轰炸机已部署了100架。B-2型潜隐式轰炸机正在试飞。美国对这种飞机寄予很大希望。它的形状特别,外覆吸收电波的材料,不易为雷达发现,从而可使苏联的防空系统失效。B-2的计划生产数量是132架,但其成本太高,每架约需5亿多美元,究竟要多少,美国国会的意见很分歧。

此外,在不易核查的海基巡航导弹方面究竟应装备多少,美国也未拿定主意。由于美国尚未完全确定如何更换战略武器,所以当时不想立即签署条约,以免将来手脚受到束缚。

2. 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很大,急需缩减军事开支,以腾出更多资源来改善其经济,故此很想在裁军上同美国早日达成协议。在苏联有所求的情况下,美国认为自己在谈判中要稳住一点,要价高一点,等到苏联作出最大让步后再签订条约也不迟。

3. 美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处于均势,不马上签订条约问题不大。但是在欧洲的常规兵力方面,则北约处较大的劣势,因此北约的战略是依靠核武器的威慑来防止华约的进攻。但是依靠核威慑并非万全之计,因为核战争意味着双方的毁灭。到时候北约未必敢动用核武器来抵挡华约的常规攻击。首先实行常规裁军,在常规兵力上也取得均势,才能保证安全。

4. 美国的军费近一半用于北约的防务,其中大部分耗费在常规武装上。从消除中程导弹的经验看来,裁减核武器的前几年实际节省不下多少钱。只有裁减常规兵力才能大量节约国防费用。因此美苏双方都十分看重常规武器的裁减。

苏联方面既想尽快实现欧洲的常规裁军,也希望尽快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且急不可耐。果然,到了1989年9月下旬,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美,同美国国务卿贝克举行会谈,苏联作出了重大让步。其主要内容如下。

1. 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削减战略武器同星球大战武器相联系的方针。星球大战武器是一种反导弹武器。苏联原来一直要求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包含10年内不退出反导弹条约的内容。现在苏联同意即使在星球大战问题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也可以先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仍附有一个条件,即在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如果有一方破坏了反导弹条约,则另一方有权退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2. 如何限制海基巡航导弹问题可以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分开另行谈判。以前海基巡航导弹的核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种导弹体积很小,军舰很大,容易隐藏,而且美国又不同意苏联核查人员进入军舰内检查。这是以前谈判中的一个难点。

3. 同意单方面拆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型雷达站。美国一直说这是一座反导弹预警雷达站,其位置在西伯利亚中部,违反了反导弹条约,因为该条约规定这种雷达必须设在边境,其方向朝外。苏联则一直坚持说这部雷达是服务于空间测量的,同反导弹系统无关,因此不存在违反条约的问题。

美国也作了一点让步,就是不再反对机动导弹。过去美国之所以不同意机动导弹,其理由是这种导弹的地点不固定,难于核查。现在则由于美国自己也要部署,而且苏联已经部署,想禁止也禁止不了,因此美国就不再反对。

这样一来,美苏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已经被排除掉了。苏联在星球大战武器不再挂钩的承诺上虽然附着着不得违反反导弹条约的条件,但由于美国的星球大战武器在技术上远未成熟,在近期内不可能部署。在战略武器方面一旦签署条约,并已经削减,只要不发生重大的破坏反导弹条约的行为,苏联就不会去恢复战略核武器。

在这次外长会谈中,双方还约定在1990年春末夏初举行首脑会谈。届时能否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现在虽不能断言,但可以说签约的时间不会太远了。作这样估计的理由如下。

1. 在苏联作了主要的让步后, 双方的分歧已不那么大了, 不会再成为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重大障碍。美国虽然曾经打算把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暂时搁一搁, 现在看来也没有理由久拖下去了。

2. 美国本来曾对苏联是否真正寻求缓和心中无底, 因此不想过早承担义务, 降低核威慑能力。现在美国发现苏联国内的困难近来显著增加, 再拖下去, 万一什么时候戈尔巴乔夫倒了台, 换上一个强硬派的领导人, 撤回现在已经作出的让步, 那时再要签订对美国有利的条约就会困难得多了。美国朝野有许多人认为现在是签订条约的有利时机, 一旦签署对美有利的条约, 苏联再要翻悔就办不到了。美国国务卿贝克1989年10月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所作的演说中说: “正是由于苏联的改革命运未卜, 我们才更应该抓住当前的机会, 而不是与此相反。如果苏联人已经销毁了武器, 将来的任何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想扭转这一进程, 维护其军事优势都将极其困难, 并耗资费时。”

美苏谈判当前仍存在的主要分歧如下。

1. 双方同意的战略核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 战略核武器不超过6000件(现各有约12000件), 弹道导弹弹头不超过4900个。但是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的弹头数应如何分配尚未确定。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最强, 现有6400个弹头, 美国希望把它们削减到3000。美国的潜射导弹最强, 现有5400个弹头, 苏联也希望把它们削减到3000。双方都想削弱对方, 加强自己。

2. 由于轰炸机实际携带的巡航导弹数不易确定, 美国提出每架按10枚巡航导弹计算, 而苏联则坚持应按轰炸机的最大携带能力计算。实际上美国的B-52轰炸机可装载12枚, 而苏联一般轰炸机只能装载6枚, 因此按美国的计算方法, 对苏联不利。

3. 陆基机动导弹无固定地点, 故不易核查。双方同意机动导弹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移动。苏联地广人稀, 要求范围定得大一些。美国的地域较小, 公路上车辆拥挤, 导弹不能移动很远, 所以希望范围小一些。

4. 苏联提出海基巡航导弹问题可以与削减战略武器分开进行谈判。这算进了一步, 但实际上分歧并未完全解决。苏联建议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海基巡航导弹问题放到海军武器控制中去解决。这样做的难处是美国根本不愿意讨论海军裁减的问题。二是削减战略武器谈判集中解决海基巡航导弹的核查办法, 后者的限额则用另外的协议加以规定。这两项建议都附带一个条件, 就是都必须先定出可核查的限额, 才能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此可见所谓分开讨论并不是干净利落的。目前双方仍在讨价还价。(2)

尽管有这些困难, 在谈判中会遇到不少周折, 但是由于双方在最难的问题上已经妥协, 所以只要真正有达成协议的愿望, 双方迟早总是会签约的。

## (二) 战术核武器

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涉及500—5000公里射程的全部弹道导弹。射程更远的导弹是战略武器, 正在谈判中。剩下的500公里以下的弹道导弹, 双方尚未讨论, 这就是近程弹道导弹。苏联现有SS-21、飞毛腿、蛙式近程弹道导弹上千枚。美国在欧洲还有射程110公里的长矛式导弹数百枚, 另外还有一些这种导弹分散在西欧各国军队中。这些是北约除飞机和核火炮以外在陆地上仅有的核武器了。美国认为它们比较陈旧, 射程太短, 想使它们现代化, 重新设计一种射程接近500公里的新型长矛二号导弹, 取代老的长矛导弹。苏联对此反应很大, 表示如美国使长矛导弹现代化, 苏联就要重新考虑按中程导弹条约销毁SS-23(射程500公里)的问题。北约则意见分歧。西德要求同苏联谈判这种导弹的销毁问题, 因为它的射程短, 打起仗来必然大都在德国境内爆炸。英国则认为北约只剩下这一种核导弹了, 为保持

灵活反应战略中的核威慑, 不能把它取消。争论非常激烈。最后, 美国于1989年5月在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先同苏联达成常规武器裁军协议, 然后才同苏联谈判消除近程导弹问

题。这一立场调和了北约内部的矛盾，得到北约各国的赞同。

为了促进核武器的进一步裁减，苏联提出它将单方面削减5000个战术核武器，包括近程导弹、核炸弹和核炮弹。

## 二、欧洲的常规裁军

从1973年维也纳的共同均衡裁军会议开始，北约和华约间的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进行了16年。在前10年期间，双方对各有多少部队和武器没有一致的意见。后来的争论又是究竟应按北约的意见不对等裁军（华约兵力多，应多裁），还是应按华约的意见对等裁军。1988年苏联终于承认华约部队人多、武器多，双方可不对等地裁军，但问题是双方裁减的比例应是多少。

1988年12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表示苏联将单方面在两年内裁减军队50万人，坦克10000辆，大炮8500门、战斗机800架，其中包括驻东欧6个坦克师、5000辆坦克。

苏联宣布这一决定对西方震动很大。美国非常被动，研究了很久并与北约盟国协商后，才提出下列常规裁军建议：

1. 双方坦克各2万辆，装甲运兵车2.8万辆，大炮1.65万—2.4万门。
2. 把双方的作战飞机和直升机削减到比北约现有数量少15%。
3. 美国驻欧军队裁减20%。美苏两国在大西洋到乌拉尔区域内本国外的部队减到27.5万人。

以上第1条早已在维也纳常规裁军会议上提出了。北约以前的建议如下：(3)

1. 坦克数	华约现有 57300 辆 北约现有 22224 辆 各应减到 20000 辆
大炮数	华约现有 46270 门 北约现有 17328 门 各应减到 16500 门
装甲运兵车	各应减到 28000 辆

(未公布现有数。北约略多于此数，华约为2倍。)

2. 任何一国的武器数不得超过双方裁减后总和的30%（飞机和直升机在外）。
3. 双方在其任一盟国领土上部署的现役武器数不得超过3200辆坦克、1700门大炮、6000辆装甲运兵车。

华约的建议大体是：第一步，双方部队及武器数应减到比最少的一方低10—15%；第二步再减25%；第三步减少到只能起防御作用。

华约建议的第一步看来与北约建议第1条差不多，所以双方很快在这方面达成协议。但是在其他方面双方还有不少分歧。

1. 双方在飞机数量的限额上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华约认为谈判的主要目标是限制进攻能力，而不应将华约的大量防空飞机也计算进去（北约有作战飞机5000多架，大部分有进攻能力；华约有作战飞机8000架，大部分是防空歼击机）。北约则不同意，认为飞机用途很难严格区分。英法为保持其核力量的独立性，不同意将其核轰炸机列入裁减范围。

2. 美国驻欧部队约34万人，苏联驻欧部队约60万人。如都减到27.5万，苏联减得太多，于是它提出驻本国以外的部队限额为35万，这还不包括其驻东欧空军数万人。苏联还认为北约的建议不包括英法驻西德的部队10多万人是不公平的。

3. 苏联不同意它驻任一盟国的武器限额为北约、华约总数的30%，即坦克1200

0辆、装甲运兵车16800辆，而要求坦克14000辆，装甲运兵车18000辆。

4. 华约要求将美英两国储存在欧洲的数千辆坦克以及许多装甲运兵车和大炮计入限额。北约则反对，认为这些武器是非现役的，是为了在战时能快速增援。苏联离战场近，能快速增援，而美国距离远，不易增援。

虽然华约和北约在维也纳的常规裁军中还有一些争执，但是由于双方都有明显的裁军意图，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协议是颇有希望的。在谈判中双方均有让步，特别是华约终于接受了不对等的裁减。例如在坦克方面，华约须裁减37300辆，而北约则仅须裁减2224辆，差别很大。北约也接受了一向不同意谈判的飞机和军队总人数裁减。

促使双方积极从事常规裁军的因素首先是双方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华约和北约集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兵力相互对峙，双方都厉兵秣马，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局势非常紧张。而兵力的主要成分是常规的，因此不实现大规模的常规裁军，就不足以缓和欧洲的局面。

另外两个因素在前面讨论核裁军的部分中已有所论述。即花费在常规武器上的钱比花费在核武器上的钱多得多，因此只有常规裁军才能大量节约军费。从北约方面看，再一个因素是双方的核武器比较均衡，而在常规兵力上，北约较弱，不通过常规裁军实现常规均势，仅依赖核均势是靠不住的。

以上所讨论的都是欧洲陆地上的陆军和空军的常规裁军问题，而海军则不包括在内。北约的海军与华约相比享有优势，因此尽管苏联一再提出，北约却一直不肯讨论海军的裁减。

### 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 （一）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即一般所说的毒气及化学毒剂。其作用虽受气候及地势的影响，但现代化学武器的毒性大、渗透力强、杀伤范围大、作用时间长，因此其威力可能仅次于核武器。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比较容易，因此扩散得较快，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拥有这种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使用了化学武器，从而造成了百万人的伤亡。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使用毒气的议定书。中国于1925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加以确认。在第二次大战中，虽然更致命的新型毒气已经研制出来，但交战双方均未使用。

二次大战后，国际上开了许多次会议讨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但始终无结果。存有这种武器的国家都说是用来进行威慑，以防别国对它发动化学武器战，因此在得不到其他国家停止研制、生产、储存化学武器的保证时，都不肯放弃这种武器。

一些国家尽管在1925年议定书上签了字，仍然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橙黄色落叶剂，这种毒药对人体也有害。更明显的例子是伊拉克和伊朗在相互战争中都大量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了大量伤亡。

美国正在研究新型的二元化学武器，就是两种均是无毒的化合物，平时分别储存以保安全，但在用时合在一起就成了致命的毒气。苏联可能也在搞这种武器。

1989年初，100多个国家的外长参加了巴黎的化学武器裁军会议。各国代表在会上强烈谴责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禁止其生产和储存，却达不成具体协议。化学武器原是东西方的问题，美苏间已就此进行过多年谈判。近来化学武器大为扩散。原先仅几个国家有这种武器，现在已扩散到20个国家了，因此这次会上又出现了南北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愿禁止化学武器。有的说美国正在搞二元化学武器，怎么谈得上禁止？有的说以色列有了核武器，不解决核扩散问题，如何能禁止化学武器？有的说，超级大国有了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还想搞二元化学武器，又怎能制止化学武器对小国的诱惑力？你自己还吸烟，如何

能制止孩子吸烟呢？由于大家七嘴八舌，所以讨论不出个结果。看来还得由超级大国带头，但即使它们带了头，已扩散了的化学武器未必收得回。

美国说它已开始销毁化学武器。苏联说它建成销毁工厂后即着手销毁。双方外长于去年9月在美国商定共同努力，争取缔结全球公约以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并签署了双边监督试验和交换情报的备忘录。

布什总统于去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在努力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的同时，如苏联同美国把化学武器削减到同等水平，美国将销毁其80%以上的库存，并同意进行核查；一旦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只要苏联也一起行动，美国将在8年内把目前库存的化学武器销毁98%以上；在能够生产化学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参加协定后，其余2%化学武器将在其后的两年内销毁。他向参加日内瓦禁止化学武器40国条约会议的所有国家提出挑战。

美国之所以主动提出同苏联一道销毁大部分化学武器，是因为这些都是过时的单元化学武器（本身有毒），平均存储期已达26年。它们的毒性大，腐蚀性强，再存下去已不安全了。其实，美国早在1985年就通过了99-145号公法，规定将美国库存的单元化学武器在1997年4月30日前全部销毁。（4）美国是否不要化学武器了呢？当然不是，它要的是少量储存起来很安全的二元化学武器。布什所说的8年期限正好与公法规定的1997年相吻合。可见美国并非突发善心，而是根据国内需要有计划地销毁过时武器，并代以少量新式化学武器。

美苏双方各有多少化学武器，无确切数字。有消息说苏联有30万吨，而它自己仅承认有5万吨。据美国参加日内瓦禁止化学武器会议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去年4月说，美国已销毁了7000吨化学武器。可见其库存不会少于数万吨。

从以上情况看来，要禁止和全部销毁已扩散开的大量化学武器并非易事，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 （二）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又名细菌武器，有杀伤力强、攻击范围大的特点，但它也受气候、自然条件及对方防护能力的限制，因而实际效果难于确定。1925年的禁止使用毒气议定书中包含了禁止使用细菌方法作战的内容。

有关生物武器研究、生产和使用的情报很少公布。据报道，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在我国东北组建了731部队，利用中国战俘研究细菌武器。又据报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也使用过细菌武器。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无条件放弃各种细菌战方法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这可能是由于当时这种武器的作战效果不够确定的缘故。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我国于1984年参加签署。

近来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已有可能人工制成新品种的高效病菌和毒素，致病以后甚至无药可医。传说美苏两国都在进行秘密研究。前些年美国报纸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某生物武器工厂发生事故，引起附近疫病流行。消息确否，无法核实。但是只要技术上有了新发展，超级大国为了夺取世界霸权，秘密进行新的生物武器研究，这并非没有可能。

## 四、对裁军形势的分析

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明显趋势，裁军颇有希望。这同东西双方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北约的防务负担一向大部分压在美国肩上。美国虽仍是西方之首，但其经济地位已今非昔比。美国的财政赤字经过努力压缩，去年仍有1500亿美元。外贸逆差有所降低，但全年仍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里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美国人好消费、不喜储蓄的毛病难以克服，要扭转经济颓势并非易事。美国军事预算约占财政预算的27%，是一个大头，



不加以削减,很难使财政平衡,这样做又会影响北约的防务。西欧各国也苦于军费负担,美国如过多减少对北约的贡献,必将削弱内部的团结。美国如何定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的做法。如苏联仍实行对抗的政策,美国只好咬牙坚持下去。

苏联的经济困难远大于美国。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搞了70年,但由于制度僵化,缺乏活力,所以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如不改革,即使拥有强大的武力,也必然会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失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察觉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他的政治改革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进展很快,但是经济改革则进展缓慢,阻力很大。老的做法已根深蒂固,改也难。结果好处不明显,问题却引出一大堆。目前,需求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速度,供求矛盾增大,市场紧张。政府对物价的补贴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从去年起,苏联的生产开始大滑坡。群众由于生活水平下降、怨声载道。在政治开放性的影响下,国内的民族矛盾明显上升,闹事的情况此起彼伏,搞得戈尔巴乔夫穷于应付,焦头烂额。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把军事思想从进攻型改为防御型,在军力上只要求同美国保持低水平的均势,并提出了各种裁军的倡议,其目的是求国际环境的和平和稳定。开始时西方各国对此半信半疑。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吗?是缓兵之计吗?情况好转后,苏联还会重新采取强硬路线吗?

近来东欧各国的局势急转直下。波兰团结工会已组成政府。匈牙利共产党已变为社会党,并实行多党制。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党的领导人已在群众的压力下更换。东德已开放同西德的边界,大量东德人涌向西德。对这些变天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不加以干涉。同过去出兵匈、捷相比,苏联已转弯180度了。

现在,西方各国开始相信戈尔巴乔夫的缓和意图是真的了,同时又对局势发展之快感到措手不及。它们甚至希望悠着点劲,唯恐发展太快会触动苏联的根本利益,引起反复。

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真意何在?笔者认为,苏联国内的困难已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赶快采取措施,危险很大。依靠经济改革,短期内难以见效。目前只有大量减轻军费负担才能缓解经济困难。西方估计苏联军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美国只约占6%)。这个比例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不过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不到美国的一半,还要在军事上平起平坐,另外苏联在华约前线驻扎大量军队,在经济上又要支援东欧各国,因此负担必然十分沉重。因此苏联必须减轻负担,才有出路。

这样搞下去,华约会瓦解吗?有此可能。戈尔巴乔夫大概已经看穿,华约瓦解也在所不惜,因为苏联国内经济崩溃才是真正危险。他相信北约目前不会进攻苏联,华约瓦解反而会促使北约也瓦解,因而有利于离间美国同西欧的关系,使美国逐渐退出欧洲。苏联的真正安全取决于国内情况好转,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只要苏联自身能健康强大起来,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如不从根本上扭转局势,苏联迟早会被沉重的军事负担拖垮。当然事情还要一步步做,戈尔巴乔夫还要考虑国内其他人的接受能力,急了也不行。

戈尔巴乔夫如此大胆,有被赶下台的危险吗?这当然不能排除,但他已大批更换了领导班子,领导层中已无重大的反对派了。即使群众对生活不满,军队有人反对裁军,但一时都成不了气候,短期内对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构不成严重的威胁。从长期看,自然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要看他能否较快扭转局面了。

这就是笔者对裁军前途表示乐观的主要理由。

#### 注释:

(1) 罗伯特·杜德尼(Robert S. Dudley):《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仍在讨论中》(*The ICBM Problem Rolls On*),《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1989年10月,第46—51页。

(2) 《核与空间谈判中美苏双方的建议》(*Nuclear and Space Talks: U.S. and Soviet*

*Proposals*), 美国驻华使馆新闻稿 (*Wireless File*), 1989年11月28日。

(3) 迈克尔·戈尔顿 (Michael R. Gordon): 《欧洲裁军谈判已进入细节阶段》(*Cutting Arms in Europe: It's Down to the Details*), 纽约时报国际版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1989年3月9日, A6。

(4) 《美国化学武器非军事化计划》(*The U.S. Chemical Weapons Demilitarization Program*), 美国驻华使馆新闻稿 (*Wireless File*), 1989年9月15日。

## 美国借债兼并面面观

陈宝森

1989年岁首在美国报端上和总统换届同样引人注目的消息大概要算和借债兼并相关的两大新闻了。

一个是由华尔街兼并大王考尔伯特·克拉维兹·罗伯特公司(以下简称KKR)用24.8亿美元收购了位于亚特兰大从事烟草和食品制造的RJR纳比斯科公司(以下简称RJR)的超巨型借债兼并。

另一个是华尔街投资公司中的暴发户德莱克塞尔·伯恩海姆·兰伯特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被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后承认触犯刑律,自愿受罚6.5亿美元。该公司负责借债兼并部门主管,高风险,高利息债券发明者米尔肯(Milken)继鲍茨基(Boesky)之后正在受到起诉和审查。

愈演愈烈的借债兼并对美国究竟是吉是凶?导致这股风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应如何对待借债兼并?这些都是从上述事件中引起的热烈争论。

### 贪婪的借债兼并

RJR公司的兼并战最初是该公司经理约翰逊(Ross Johnson)发动的。约翰逊曾向董事会宣布,他和其他经理们愿意用借债兼并的方式把这家公司买下来。新闻媒介立即报道说:约翰逊和另外七位经理仅用2000万美元就可以获得新公司8.5%的股份,而当他们完成这一交易时约翰逊等人的资本价值将上升到2亿美元。报道还指出:约翰逊的策略是在买进该公司后,卖掉一批食品厂和商标,把其余部门私有化。在此情况下,如果经营得法,5年内他们的股份将上升到18.5%,资本将达到26亿美元。这一来自公司内部经理阶层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袭击惹恼了该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们议决采取招标的办法挫败约翰逊的企图。于是引起了在约翰逊,KKR公司以及第一波士顿集团之间为占有RJR而进行的激烈的角逐。KKR终于在1988年终在投标中获胜。

KKR公司有三位老板,它以兼并企业为目标。它的创始人考尔伯特早在1965年就发明了借债兼并的新方法以1400万美元的代价对一家公司实行了兼并,是为借债兼并之滥觞。1976年考尔伯特和克拉维兹以及罗伯特合伙兴办了KKR公司,但是考尔伯特与克拉维兹等意见不合,1988年退出了KKR公司。现在的KKR公司实际上还只剩下两位老板。

K K R对兼并企业十分贪婪，借债兼并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兼并R J R公司以前，自1984年起至1987年止先后借款267亿美元以291亿美元的代价购买了11家大企业，其中如安全路(Safeway)超级市场，毕垂斯(Beatrice)食品公司都曾是各自领域中的巨擘。

K K R在借债兼并中通过三条渠道谋取厚利。首先是从它借得的资金中收取1.5%的管理费，例如它在筹集的一笔用于兼并的56亿美元中每年可以获利8400万美元。它还收取成交费，例如，从安全路的借款兼中得到6000万美元的成交费。此外，在每一次兼并中照例要创利20%。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两人每年拿回家的报酬估计为7000万美元。

在K K R公开的成就后面是为控制更多公司而进行的争夺。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两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们有控制更多企业的强烈欲望。这两个人现在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属于私人的公司帝国。不过他们个人和公司的巨额财富却是建立在向其他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借债的基础之上。

在这一场场贪婪的兼并战中究竟谁受益谁吃亏呢？商业周刊以R J R的兼并为例做了以下分析。

赢家。首先是原R J R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他们可以获利80亿美元到140亿美元。在兼并的消息开始传播时，这家食品一烟草公司的2.25亿股股票每股卖56美元，而兼并者一下子把股票抬高到94美元至118美元一股。

其次，兼并者可以获利20亿美元，假定他们在兼并之后能卖掉一部分财产，裁减人员，则可能赚得更多些。

第三，向兼并者放款的投资者可以得到每年高达40%的收益。由K K R经管的用于兼并的资金比其他投资收益要高得多，因而能把可口可乐公司的养老基金，哈特佛特保险公司的资金都吸引过来。

第四，投资银行家可以获利3亿到3.5亿美元。一些投资公司如希尔森·雷曼·胡通公司和D公司为帮助投标者报价并给他们筹集资金而收取一大笔费用。每个参预者可以得100万至200万美元的酬金。

第五，商业银行可得1.7亿美元或更多些的好处。凡不能用高风险高利息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向商业银行告贷。对这种风险极大的放款，商业银行照例要在已经很高的利息上加收1.4%的费用。

第六，律师可得1至2亿美元。他们为兼并出谋划策，拟订合同，审查交易是否违法。

第七，高风险、高利息债券的持有人，每年可得高达14.5%的利息。这是因为他们担的风险极大，如果新兼并的公司破产，他们拥有的债券要轮到最后被偿付。

输家。第一是被兼并公司原来所发行债券的持有人。R J R原来发行的50亿美元信誉很高的债券在兼并消息传开后，价格下跌20%。这是在听说R J R的经理们将用高息大量借债，把R J R公司买下来时，原来的债券持有者感到不安全的结果。

第二是政府，而归根到底是纳税人。估计他们将损失20—25亿美元。在开始阶段，政府将从R J R股票持有人出售股票所得暴利中征收一笔利得税。然而就长期说，由于为公司债务所付的利息可以享受课税扣除，所以政府将遭受巨额损失。

K K R对R J R的借债兼并在上层社会造成了如此巨额的财富集中和再分配，无怪乎它在社会上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

违法的公司和经理人员。

D公司本来是一家并不起眼的小投资公司。自从起用米尔肯主持高风险债券的营业以来，立即平步青云，跃升为美国第五家最大的投资公司。高风险债券市场也因此而迅速繁荣起来，资产规模达到1700亿美元。D公司与兼并大王K K R是并肩作战的。米尔肯用发

行高风险债券的方法筹集资金已成为K K R实行借债兼并最好的资金来源。高风险债券是以兼并而成的新公司资产为抵押所发行的债券，它的利率远远高于其他证券，因而对养老金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等有组织的大投资机构极具吸引力。1985年K K R在兼并毕垂斯食品公司时化了62亿美元购买其股票。D公司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的办法给K K R筹集到25亿美元。而毕垂斯的股票价值不过4.17亿美元，因而风险很大。但是在K K R拍卖毕垂斯一部分资产之后，投资者仍然获得4倍的收益。

高风险债券这种新发明是特定条件的产物。条件之一是美国资本市场有大量游资在寻求高额收益。通常是养老金基金之类的经营者，他们愿意购买高风险债券以取得高利息，从而成为兼并者的资金供应人。条件之二是存在实际财产价值远远高于股票市场价值的企业，因而在兼并之后通过处理部分财产就有可能偿还债款。在这一经营过程投资公司是可以大显神通的。一方面它们与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掌握资本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它们与企业界有密切联系掌握企业资产和经营情况，所以它们就成为兼并者最好的伙伴，而投资公司通过与兼并者的联合对某个企业将成为兼并对象，其股票的市场价格将大幅度上涨的信息是了如指掌的。这就给投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赚钱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然而，美国法律视投资公司通过内部信息买卖股票为非法。因此它们要违法赚钱就不得不匿名委托第三者为之经营。

D案件就是这种依靠内部信息非法经营的典型案例。D公司与鲍茨基所经营的公司相互勾结，以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各种非法的股票买卖。鲍茨基按照D公司的指示为D公司经营股票，但不透露股票的真实买主，这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在这些交易中D公司承担鲍茨基在经营中的风险并偿付其损失。此外还对鲍茨基用于买卖股票的资金支付利息。D公司还通过经营高利息债券的米尔肯非法利用鲍茨基公司操纵股票价格，从事各种非法的兼并活动，并利用内部信息进行股票的买进卖出从中谋取暴利。

米尔肯继鲍茨基之后被联邦检察官提出控诉。在长达110页的起诉书中例举了98件犯罪行为。如果这些罪行全部成立，被告将依法被判处监禁20年，罚款3600万美元，他的12亿美元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接着报纸大量报道了米尔肯从经营高风险债券中所获得的经营报酬和他积聚的巨额财富。1987年D公司给他的酬金为5.5亿美元。这笔钱比圭亚那共和国77.9万公民一年创造的国民总产值还多9000万美元。华尔街日报更绘形绘色地描述说，在米尔肯刷牙的瞬间就赚得了他一年应付的社会保障税。在他上班路上的一点时间，他已挣得普通美国人一年的收入。他一天的收入相当150万美元，每小时收入相当10.7万美元。联邦政府在诉讼中要求扣押他收益总额达18.5亿美元，其中付给米尔肯的薪金为11亿美元。

### 新兼并风的来龙去脉

在美国工业发展史上兼并风于80年代以前已有三次高潮，但借债兼并则是80年代的新创造。

第一次兼并风以1901年为顶峰，它的特点是以水平方向的兼并为主，把许多原来的竞争者联合起来，达到垄断某种产品市场的目的。20世纪20年代是另一次兼并高潮，除公用事业之间的相互兼并以外，在工业界主要是进行垂直方向的兼并。依产品生产过程把前后环节的各个企业联合起来。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反垄断法对水平兼并的限制，新的混合型兼并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兼并把从事不同行业，互不相关的公司企业捆在一起。80年代由于放松了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大型兼并迅速发展，金融媒介对这种兼并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使借债兼并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借债兼并的特点在于其资金主要来自债务筹措。它以被收买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为保证发行债券，这就与主要以兼并者的资产为后盾的典型兼并活动有所不同。

借债兼并之风之所以能风行一时还因为有若干经济的和政治的事件为它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是70年代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使企业资产的帐面价值与更新价值发生很大差异,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潜在资产价值”,以这种资产作抵押发行债券对放款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资本收益税率的降低导致风险资本的急剧增加,这种风险资本一部分专门从事兼并活动,为兼并者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对银行的放松管理,利率上限逐步取消,导致金融机构为拉拢存款而进行的激烈争夺,使存款利率上升,它反过来又迫使金融机构寻求更高收益的贷款机会。于是形成许多新的贷款集团,它们很快就为兼并企业而进行的财务活动当作放款谋利的捷径。

随着资本渠道的大大增加,可以兼并的公司也在增加,这当中本来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这种巧合却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兼并风中,许多大公司遭受“消化不良”症之苦。这些大公司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对不适合母公司战略计划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肢解,把它们卖掉。这种“消除混合兼并”的时代持续到80年代,被肢解的单位则成为借债兼并中的主要收买目标。与此同时,许多由大众持股的公司股票,特别是“大烟囱”型的工业企业,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很少发展余地,它们生意萧条,公司股票的销售价格往往低于帐面价值。长期吃苦的股票持有人在兼并者超过市场价值提供大量贴水的情况下就变为热情的股票抛售者。

除此以外,华尔街的大投资公司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后,面临的是一个不景气的股票市场。股票收益因之大为下降,于是兼并就成为它们谋取利润的一个出路。大投资公司把自己的活动更多地转向为借债兼并穿针引线,于是就使这种新型兼并日益走向高潮。据统计1970年借债兼并只有10起,1980年达到94起,1987年共发生3565起,总值2195亿美元,1988年进一步达到3637起,总值3114亿美元,比1987年增长41.6%。在兼并中大投资公司收取巨额费用,1988年达到12.8亿美元,比1987年的8亿美元增长39%。在投资公司的利润中由兼并而得到的利润1978年只占5%,1988年估计要占到50%。

在兼并中利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筹集资金最初是米尔肯的创造。现在则已成为进行企业兼并的主要集资形式。用这种办法转眼间可以从资本市场——主要是养老基金,保险基金,风险资本——获取几十亿乃至上百亿资金,使兼并者可以鲸吞股票市场价格低于财产实际价格的大公司,并用兼并后出售部分财产的办法使债券得到偿还从而使兼并者由此获得极大利益。无怪乎人们称米尔肯的这一发明为炼丹术士的点石成金术。

### 借债兼并合理与否之争

借债兼并发展到如此规模,引起如此巨额的财富再分配,自然在社会上要引起强烈反响。首先关于这种兼并是否合理,有无积极的经济意义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赞成借债兼并的人有两条理由。第一,它是撤换无能经理人员提高生产效率的最佳方式;第二,这给寻求高利息的巨额养老金找到了投资场所。关于第一点,他们争论说,在美国,许多公司经理不过是平庸之辈,但人们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评论一个经理人员的业绩往往不看他们的盈利,而看有多少人向他们汇报工作。总经理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而不看他们为公司赚得多少收益。另一方面美国的经理人员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他们所选择的二把手通常都不比自己更干练,因而当他们在位时不会给自己造成威胁。一旦总经理退休,二把手接班仍然是无能之辈。这就形成一种违反达尔文进化论的恶性循环。尽管“公司民主”的呼声很高,实际上靠民主程序改变公司领导的事实并不存在。这是美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的原因。大凡这种经营不善的公司,它们的股票市场价格都低于实际价格。一

旦把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员赶走，股票的实际价值就得到恢复。因此，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表面上是为控制该公司而交纳酬金，实际上不过是恢复公司股票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们认为借债兼并是医治破坏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无能经理的最佳药方。而兼并企业则是赶走公司官僚的一种市场机制，它可以控制成本的猛增使美国公司重新获得竞争力。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认为借债兼并的盛行标志着美国金融资本正在把生产资本当作自己的玩物。在兼并活动中，它们是真正的导演。由于做这种生意特别有利可图，使票据企业家们大发横财，因而他们不仅作掮客而且是由他们向自己的客户——公司董事，主管经理人员和养老金经理们建议何时、何处以及如何进行兼并。通过这些活动产品和票据的历史关系被完全颠倒过来。投资银行家们不再认为他们是在为公司服务。相反，公司似乎反而为投资银行而存在。在投资银行有专门的部门在随时监视美国几百家大公司，看有哪些果实已成熟到可以采摘。就像医生和汽车修理工挨家挨户指示人们应如何避免死亡和汽车趴窝，同时摧残他们，毁坏它们以便按照他们的药方去治疗，用他们的方法去修理。事实上美国的投资银行正在取代由大众占有的工业公司而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经济机构。25年以前大多数投资公司还是小的合伙公司。现在许多已成为巨人。1987年D公司赚得5亿美元净利润，超过施乐、孟山都和克拉夫特等大公司。在1/4世纪以前，美国各界最有权势的人是大工业公司的总经理。现在和19世纪末相似，他们是投资银行家。例如KKR公司的两位老板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他们已经是近20家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人能做到贡献如此之少，而报酬却如此之高，很少有几个人在切美国经济馅饼时能行使如此大的权力。反对借债兼并的人并不认为公司财产的重新配置都是浪费性的。如果资本转移到能发挥最好效益的地方，它可以提高生产，使经济得到改善，但他们认为就近年来在借债兼并中表现出来的猖狂投机和欺诈行为看，人们有理由向这些好处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

### 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问题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还认为这种经济活动多数是以马上赚钱为目标的短期行为。这与股票持有者的变化有关。他们说在不久以前股票大部分为个人所持有，许多股票在个人手里存放许多年。这种股票持有人对于公司现在做些什么将来做些什么并不进行干预，他们对财产收益的要求也比较温和。现在70%的股票买卖是由有组织的机构，主要是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的，而这些组织都受到顾客的压力要求很快盈利。这种股票持有者模式的变化是鼓励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兼并行为的重要原因。

对公司说，或者是惧怕兼并，或者是为了偿还兼并所引起的巨额债务，经理们必须集中精力考虑眼前利益，因此往往要削减长期投资。以通用电气公司兼并RCA为例，其结果是同时减少两家的科研经费。在1987年通用电气削减3亿美元的研究支出；RCA在新经理的领导下把几十年来电视技术的孵化器，著名的大卫·萨尔诺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减少了25%。

拍立得公司原来是靠基础研究起家的，现在也把它的研究与发展重点转移到短期需要方面。部分原因是去年夏天受到来自罗伊·迪斯尼家族拥有的沙母罗克控股公司进行兼并的威胁。现在拍立得公司正集中力量于它的核心业务——图像研究而把需要更多费用与时间实现商业化的课题放弃。其结果是研究部门原有的200职员已提前退休。就全国看不重视研究和发展的苗头可以从科研经费增长率的变化得到信号。尽管1988年各公司花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经费达到62.0亿美元，比1987年的58.0亿美元有所提高，但据国家科学基金的材料，增长率只有2.6%，而在1980—1985年间它的增长率为5.5%。国家科学基金认为兼并活动刮起的旋风至少要部分地对研究与发展预算所受到的消极影响负责，并且预计这种倾向仍在发展。

有些人则不承认借债兼并促进短期行为并影响基础研究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些企业削弱基础研究是经营管理问题与借债兼并并不相干。他们的另一个论据是兼并狂并没有发生在基础研究很强的部门如医药、航天和高技术等方面。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还从浪费人才的方面批评借债兼并对企业的长期消极影响。理由是它使美国最有才能的人把自己的精力用到兼并的经济战略方面,其结果是人的才华从改进产品转向研究票据。他们认为现在美国公司的经理人员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如何防止别人兼并,或者寻找可以兼并的公司,或者应付法律诉讼而不是关心他们产品的质量以及如何把产品进行更有效率的分配。许多美国高级公司经理人员在法律和金融方面所受的训练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受到的训练为多,这与30年前相比是全然不同的,那时经理人员在市场、工程、销售等方面的知识要更为丰富。

同时,美国最有头脑的人现在正越来越被拉到法律、金融等分配馅饼的职业中去,而不是到工程与科学等扩大馅饼的职业中去。哈佛教授罗伯特·里奇的抱怨是:他最有才能的学生正在向华尔街进军,在那里薪金和奖金一开始就是10万美元,甚至更多。结果法律和金融的研究院日趋昌盛,而工程和科学的研究院则逐渐萧条。这种状况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恰成鲜明对比。1万公民中仅有1人是律师,3人是会计师。在美国20人是律师,40人是会计师。在日本每1万公民中有400个工程师而在美国只有70人。帮助RJR从发股票转向发高风险债券的银行家和律师去年大约赚了10亿美元,这笔费用超过美国1988年用于研究根治艾滋病的开支。批评者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现象是一种扭曲。

### 债务负担的经济后果问题

借债兼并的典型做法是借债。为了进行敌对兼并所需要的钱,为了保卫自己防止兼并所需要的钱,为了把一个公司从大众拥有股票变为私人占有所需要的钱都是借来的。这种大规模的借债活动为赢利创造了特别的机遇。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利息支付发生拖欠也会造成巨大风险。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利用借款从事投机所得到的教训。80年代公司债务达到惊人比例。25年以前美国公司税前利润中每1美元所支付的利息为16美分,20年代是33美分,然而自1980年以来它已超过50美分。据估计,1988年公司利息负担相当公司现金流量的近24%。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通常只有在衰退时才会发生。在过去6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已达到18000亿美元,而股票资产则减少近4000亿美元。

美国工业企业撤回资本代之以债务的过程是在较好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许多公司财务结构的削弱还没有经过经济紧缩的考验。到了那种环境中企业销售不畅,将没有收入可以用来立即偿还日益膨胀的大笔债务。届时以大量借入资本为依托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将超过正常周期性经济收缩时所遭受的损失。对许多公司说,到了这种时候将必须重新安排还款计划以避免破产诉讼。

届时,这类问题将被提到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去考虑。国家是否准备接受市场纪律,消除这些过度的债务,是否就让这些借了大量债务的公司倒闭,即使加重经济衰退也在所不惜?或者政府将设立一个安全网,由政府充当最终的放款人帮助将要破产的公司摆脱困境?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许多在借债兼并狂中出了力的放款人——主要是承担着信托责任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将遭受极大痛苦。到了这种时候联邦储备系统将处于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中央银行将实行放松银根政策以避免立即发生金融灾难呢?还是考虑到保证日后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复苏而坚持紧缩政策呢?在这里很难找到两全的良策。

由公司债务的爆炸性发展所引起的国际后果也令人担忧。正当美国力争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以改善贸易地位时,日益增长的债务将对许多公司发生消极影响。欧洲或日本的大

公司的金融地位在强化，而美国的公司却因金融紧缩而被迫放弃提高生产率的长期计划。

沉重的债务负担已使许多美国公司的信用下降。连续7年来美国信誉下降的公司要比信誉上升的公司多。只有少数大公司仍然达到AAA等级。A级和AA级公司的数量也在迅速收缩。

反对借债兼并风的批评者还指出，尽管美国公司债务负担日趋沉重，但它的发展势头却方兴未艾。这是因为卷入借债兼并的各方面都从兼并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在职的经理人员说通常他们拥有股票的购置权，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酬金。在经理人员自己实行兼并时他们可以得到新实体的大部分股权并将依靠它而得到极高的利润；就大多数个体股票持有者说，他们是被动的，但他们可以从投标者对股票的报价中得到很高的酬金，并把这笔钱拿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用。就商业银行说，他们可以从组织与参加贷款辛迪加中收取高额费用，他们还可以得到比优惠利率高出许多的巨额利息，随着争取存款的激烈竞争，银行不管有多大风险也要做这种生意，这一趋势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就投资银行家和律师说，他们做为顾问可以收取如此丰厚的高额费用，致使他们很难对自己承揽来的生意从其消极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投资银行家还可以从作担保人或作债券销售者而得到双重利益。在借债兼并中唯一遭受损失的是公司现有债券的持有人。但他们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把自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或者在法庭前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反对借债兼并的呼声也难以变为阻止其发展的物质力量。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借债兼并所引起的债务负担及其后果表示担心。有些人认为在欧洲和日本，很久以来就存在很高的债务-股金比率，而并没有不良后果。他们还认为当公司经理不需要屈服于股票市场的短浅眼光时，他们将更容易奉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 政府对借债兼并应采取什么立场

借债兼并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了政府应不应加以干预的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因为借债兼并使一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削弱到经不起衰退的冲击，一旦经济收缩政府要用大量纳税人的公款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即使不发生衰退，政府对高风险债券所付利息的课税扣除，将达数百亿美元之多，这实际上是政府对美国企业的非资本化所进行的不合理补贴。

至于干预的措施许多人建议：

(1) 用税收政策引导资本流向。议论最多的是现行所得税制度的不合理。它对股本所得实行双重课税，即对利润先课征一次公司所得税，分红后再课征一次个人所得税，而对借入资本利息则给以课税扣除优惠。据认为这种税收政策是企业借入资本大增而股本则逐步缩减的原因。逻辑的结论是修改税制取消对股本所得的双重课税，以引导企业增加股本减少借入资本。

此外，为了抑制投机鼓励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投资，有人主张对短期资本收益提高税率，而对各种长期投资收益则取消课税或降低税率。

(2) 加强对借债兼并的管理。这需要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对那些由经理班子投标购买本企业的借债兼并要弄清他们是否在利用未向股票持有人透露的内部信息。还应当要求他们书面解释为什么他们准备在借债兼并成功之后实行的业务计划不能在该公司仍由公众持有时推行。对由在职经理班子提议搞借债兼并者应当至少有90天时间让外界投标者参与竞争。

其次，对向举债兼并者提供资本的金融机构要严格审查，它们是否达到法定的资本标准。对借款给那些靠卖掉一部分附属单位作保证而举债的兼并者的金融机构要特别严格对其风险资本的要求。



与此同时对为兼并者发行债券担保的投资公司必须不许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介入其中,如获得一部分股权或发放临时贷款等等。

再一点是不应当允许把由政府保险的存款贷放于举债兼并或者购买用于还债而发行的高息债券。如果一些银行和储蓄所愿意参与举债兼并的金融活动,他们只能用不属于由政府保险的存款。

对向举债兼并放款的外国金融机构和放款人也要有所约束。美国和外国的管理机构在银行投资问题上应有一致的标准,对兼并放款也应有明白而协调的原则。

(3)对在举债兼并中受到伤害的一方给以保护。这主要是指被兼并企业原有债券的持有者。如果他们的利益因借债兼并使公司的信誉降低使债券贬值而遭到伤害,他们有权向法院控告借债兼并的组织者。

公众对举债兼并的抨击,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角逐中也必然有所反应。民主党领袖把举债兼并与预算赤字放在一起,列为最重要的议程,主张采取立法措施加强管理。共和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布莱迪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和布什总统对公司兼并的日趋高涨感到“忧心如焚”,布莱迪表示赞成改变对股本所得进行双重课税的现行制度。但是事隔一周布莱迪又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对借债兼并进行控制。他说:“当我们这样多的年轻人才和国家的财源都导向金融操纵而其余世界却正在为未来奠定基础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是在奔赴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处在借债兼并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但是他接着又说,“我们应当再观察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种习惯,即在水到渠成的时候去纠正事物”。

布莱迪的摇摆反映出布什政府对举债兼并这个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对社会舆论的抨击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又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华尔街金融资本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借债兼并维持其繁荣,而布什政府则显然不愿丧失他们的支持。此外对经济放松管理是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主导思潮,里根政府把它推进到新高峰。加强政府干预仍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举措。至于修改税法取消对股本所得的双重课税显然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使富者愈富,因而也遭到广大群众的非议,这也许是布什政府举棋不定的原因。

综上所述,美国盛极一时的借债兼并有其存在根据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改组落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规模效益,因而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这种资本集中的新形式也可以成为金融资本谋取高额利润的手段,因而置企业的长远利益于不顾,使之变为对企业的摧残,资源的浪费和社会不安定的根源。目前借债兼并的消极方面已经有很大发展,如果不加约束它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因为它对卷入借债兼并的各方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发展下去前途只能有两个,其一是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然后改弦易辙;其二,强化管理从而把其消极方面限制到最小程度。从目前的政治潮流看还没有给第二种前途准备好条件。

#### 参考资料:

- (1) Milton L. Rock,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 Handbook*.
- (2) David J. Ravenscraft and F.M. Scherer, *Mergers, Sell-Off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 (3) “Bondholders Are Mad As Hell—And No Wonder”, *Business Week*, Dec 5, 1988.
- (4) “King Henry”, *Business Week*, Nov. 14, 1988.
- (5) “Drexel’s Deal With the Feds: How Much Will It Hurt” *Business Week*, Jan. 6, 1989.
- (6) “What Does Equity Financing Really Cost” *Business Week*, Nov. 7, 1988.
- (7) “Learning to Live With Leverage”, *Business Week*, Nov. 7, 1988.
- (8) “How Megadeft Shakes up Banks and Bonds”, *Business Week*, Nov. 14, 1988.

- (9) “American Pays the Pric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 29, 1989.
- (10) “Where’s the Limit” *Time*, Dec. 5, 1988.
- (11) “Impact on R&D Is Newest Worry About LBO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 18, 1988.
- (12) “The Milken Indict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30, 1989.
- (13) “Why Mike Milken Stands to Quality for Guinness Book”,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31, 1989.
- (14) “Details from the Drexel Charg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5, 1989.
- (15) “Bush’s First Priority: Stopping the Buyout Mani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1, 1989.

## 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

——评公共选择理论

张 健

如同美国经济富于创新一样，美国经济学家也长于创新。他们善于提出新的经济理论，不断开辟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1986年，随着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正式汇入了美国经济学不断扩充的阵容之中。

公共选择学派的建立，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就是把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考察政治领域中的集体决策或其他非市场决策。根据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的说明：“公共选择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在政治活动或政府选择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展”。（1）公共选择理论可以看作是一门新的横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科学。它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辟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垦地。

公共选择学派别开生面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和富于启发性的论点。它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所作的分析；它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它所倡导的进行制度和宪法改革以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认为是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最有摧毁力的打击，代表了美国经济学中日益扩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

如今，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堪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并且对政府决策产生着日益增大的影响（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就受到公共选择学派的直接影响）。公共选择理论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给予高度重视的新经济学流派。有鉴于此，本文打算对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理论作一概要的考察。

由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也由于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公认的领袖和最权威的代表人物，我们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将主要以布坎南的论著为依据。

## 一、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

公共选择学派是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开始其分析的。布坎南指出:“我们的模型把个人行为作为其重要特征来体现,因此,把我们的理论归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一类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2)按照这种分析方法,个人被认为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决定集体行为的唯一最终的决策者。任何集体行动都是由许多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人的行动所构成,个人在社会有机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个人决定了组织,而不是组织决定了个人。布坎南反对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察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将国家不仅看作是一个超个人的单位,而且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东西,进而“将国家看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唯一决策单位”。(3)

公共选择学派作为出发点的,不仅是独立的个人,而且是具有功利主义的个人。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家早已定义的“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是经济学家在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时所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一个活动于经济市场的正常的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而且当他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一个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必定是一个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循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许多因素使政治市场很像一个普通的经济市场。政治市场是一个复杂的交易机构,既存在需求的一面,也存在供给的一面。需求者或消费者(选民、纳税者)和供给者或生产者(政治家、官僚)都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个人效用最大化。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成本—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公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预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意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同样,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考察人们的政治行为,会得出许多与人们的传统政治认识不同的结论。例如,经济人假设对不少人所持有的政治、经济“善恶二元论”就是一个有力的否定。这种二元论认为,如果说在经济市场中,人们的行为是自私的、丑恶的;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人们的行为要纯洁得多、高尚得多。那些“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们,以

天下为己任，在一些超个人主义的社会目标（如“真理”、“正义”、“公平”）驱使下而行动。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种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割裂开来，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截然分开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支配人们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动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自利为行为准则。没有理由否认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也没有必要“拔高”人们的政治行为动机。布坎南明确指出，人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去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4）他并且公开宣布：“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中，诸如‘社会目标’、‘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函数’之类的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5）

通过深入的分析，布坎南认为，唯有“经济人”的假设，才是正确认识与考察人们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行为假设能被用来说明选民、政治家和官僚们的行为准则了。如果人类行为的这一假设被否定，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家所作的努力将完全是一种徒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选择或政治活动的经济理论的首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在所有行为环境中人们都应该被看作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这个命题的‘发现’或‘再发现’。”（6）

公共选择学派通过将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系列分析和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由此推论而出。同时，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引入，也为政治决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工具。在这些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 二、政府失败论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对当代西方民主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公共选择学派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公共选择学派指出，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的经济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机构，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指出，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行为动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人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约束在政府部门中比私人企业中松弛得多。其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在政府部门中人们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私利，而不顾它是否违反了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旗号下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这已为无数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因此，那种视政府为圣物，将政府行为理想化，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寄希望于政府干预的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它会容忍和助长政府干预的倾向。公共选择学派的论点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公众和社会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7）公共选择学派“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8）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于：（1）缺乏竞争。约束政府官员活动的限制体制的特点（利润概念的消失），使政府官员

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自由比私营企业经理更大,但却没有私营企业经理所受到的降低成本的同样压力,其结果是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使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出了社会本应支付的限度。(2) 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这使社会资源不能用到更需要它的私营部门中去。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3) 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由于监督者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还从其经济人假设出发,剖析了政治决策领域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政府官员合乎理性的经济人行为的自然产物。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他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其所在机构的规模,增加其层次(可以相应地提高级别),制订更多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增加自己的薪俸和享受(更高级的轿车、更舒适的办公室、更多的出差旅游等等)。官僚主义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性质多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正如经济市场中垄断者可利用其所处的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一样,政府官员也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用提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也就是降低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方式),变相谋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为了维持个人既得利益(地位、声望、工资、级别等),政府官僚们在其决策中,总是愿意避开有风险的敏感问题,采取推托、敷衍态度,以求明哲保身,维护其既得的个人利益。这些官僚主义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利益;然而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却是合乎经济人理性的选择。官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官僚主义总是禁而不绝、普遍存在于政府机构之中的主要原因所在。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政府官员经济人的本性不变,官僚主义现象也会随之而长期存在。

在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分析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政府善于做表面文章。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的个人目标能否实现。政治家的利益是与公众的情绪(因为它很容易受舆论宣传的影响)相一致,而不是与公众的真正利益相一致。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一场大肆渲染的节省几个美元而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元的复杂的政府机构改组计划。”(9)

在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考察之后,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现行的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公共选择机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起到制约政府不合理行为的作用。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原则。公共选择学派指出,参与公共选择的选民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参加公共选择的动机是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政治决策;但同时,成本—收益原则又使选民在每一公共选择中都以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为基础,这就使他不仅注重自己在投票赞成某一方案时所能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这一行动的成本。正是这一考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选民放弃了寻求最优选择的努力。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政治市场中(和经济市场一样)作为正确决策基础的信息不是一种免费的资料,而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因此,获得为作出最优决策所必需的充分信息的高昂代价(成本),使大多数选民往往不能去掌握足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对那些由政治家们所提出的方案对他的福利有何实际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优选择,而常常被那些追求私利的政客们所引导和利用。“因此,有理性的不知情的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并无多少制约。”

(10)

通过上述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者。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预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人们必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果说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11)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扰当代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项。只有当事实确实证明市场解决比政府干预代价更大时,或者更恰当地说,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下,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12)

“政府失败论”是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分析结论,它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论点。这一论点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5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曾以“市场失败论”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作了否定;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又以“政府失败论”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对国家干预主义作了否定之否定。

### 三、凯恩斯主义与赤字财政

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败论”,最集中指向了对战后美国政府决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当前困扰美国社会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共部门规模的不断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创造的干预偏向。凯恩斯主义者摧毁了信奉已久的预算平衡原则,从而拆掉了一个限制政府无限增长的节制闸门,滋长了政府挥霍无度的自然倾向。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长期内危害民主政体生存的巨大灾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可以进一步揭示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现行政治决策机制的弊害。

布坎南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理想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理想的经济环境包括整个经济处于严重的萧条状况,市场商品充斥,失业人数庞大,在总的有效需求方面,政策引致的变化在不影响价格水平的同时能够提高产量和就业;理想的政治环境,就是假定不管是在英国的白厅和美国的白宫,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由一批贤哲之士制定的,政治家们贤明、慈善,唯这些贤哲之士的马首是瞻,当政治决策与一些选民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这些贤哲之士也能依照公众的利益来办事。布坎南指出,不管凯恩斯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承认不承认这两个理想的环境,他们政策主张的实施都隐含着这些基本前提。如果社会的实际环境确是如此,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就会如愿以偿,补偿性财政政策也不会产生持续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因此,就其理想的环境而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摧毁传统的平衡预算原则,只是延长了其适用的时间阶段而已。

然而,在布坎南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理想化环境严重脱离了西方国家经济运行过程和政治决策过程的现实。就美国而言,战后30多年来,国民经济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模型所构想的那样处于严重的萧条状况,总需求总是伴随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美国的政治决策结构也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构想的那样,少数贤哲之士操纵政治决策大权。美国的政治

决策通常由当选的政治家来制定，他们跟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私利，不能超脱选民的政治压力。正是在这些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凯恩斯主义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竞争的民主政治活动中必然会出现持续的赤字预算、通货膨胀和日益扩大公共部门的政治偏向。

布坎南重点考察了在竞争的民主政体中赤字预算选择的必然性(因为它是造成通货膨胀和公共部门扩大的基本原因)。他认为，如果政治家提供给选民的政策方案是预算节余，那么，这个方案就意味着实际税率的提高，实际公共开支的减少或者两者的组合。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预算节余方案的选择只会直接地创造受损者，而不会直接地创造受益者。因为税收提高，某些选民的支配收入将会减少；公共开支减少，某些公共产品和劳务的直接受益者就会受损害。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中，预算节余方案都将降低选民的现在消费。当然，从间接的结果看，预算节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但是，这种间接的收益需要选民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感知未来时刻的好处。这种遥远的收益对于以直接的选择计算为行动指南的选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由此而产生的要求实施预算节余方案的正面政治压力也是极其微弱的。反之，阻止预算节余方案的反面政治压力却十分强大。属于下列三种状况的选民都会反对这种方案的实施：第一，他也许属于税收直接被增加，或者来自公共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收益被降低的那些人中的一员；第二，他也许属于认为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作为工人，投资者和资产所有者)在总需求的向下变动中最敏感的那些人中的一员；第三，他也许属于预期将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那些人中的一员。面对这些政治压力，为了当选或再当选的政治家都不愿意向其选民提供预算节余方案。

如果政治家提供给选民的方案是预算赤字，那么，这个方案就意味着实际税率降低，实际公共开支提高或者两者的组合。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预算赤字方案将直接地创造受益者，而不会直接地创造受损者，因为这个方案将直接地增加选民的现在消费。当然，从间接的结果看，预算赤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这种未来的损失同样需要选民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感知，由此而产生的阻止这种方案实施的反面政治压力也是极其微弱的。相反，来自正面的政治压力却十分强大。布坎南认为，属于以下两种情况的选民都会支持这种方案的实施：第一，他们也许属于实际税收被降低，或者预期来自政府的收益流(包括直接的货币转移收入)将会增加的那些人中的成员；第二，他们可能属于那些(作为雇主、投资者、实际资产所有者或官僚)由于总需求的提高其自身的经济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人中的成员。面对这些正面的政治压力，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政治家和选民都会支持这种预算方案的实施。因此，在民主的政治决策中，持续的预算赤字的选择偏向无疑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凯恩斯主义的预算不平衡原则解除了预算平衡原则对政治家和选民行为的制约。

当然，凯恩斯主义的原意也不是要实施持久的、不变的赤字财政政策，而是双向性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即是以一些年份的财政盈余来补偿一些年份的财政赤字，也就是要交替使用预算节余和预算赤字两种财政政策。但事实上按凯恩斯的主张放弃平衡预算原则之后，西方现行的民主政体必然会使凯恩斯主义政策成为单向性的，即萧条时很容易增加政府开支，而繁荣过度时却很难紧缩政府开支，从而使赤字财政成为一种持久的、经常性的政策偏向。凯恩斯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一点，其关键在于，他未能在公共选择领域内分析问题，忽视了所有重大的财政金融政策都必须通过公共选择(政治选择)来完成，政府一旦放弃了预算平衡这一限制因素，在现行民主政体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限扩大政府支出的倾向。布坎南认为，接受凯恩斯的理论就消除了在一个多世纪内使政府支出一直得以控制的道义约束。一旦经济学家断定可利用财政赤字管理经济，对政府无限扩大行为的有效控制也就被取消了。

总之，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平衡预算原则的丧失改变了政治决策过程的制约因素，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对称现象在竞争的民主政体中只是一幅镶嵌画而已，宽松的财政政策已成为现代政府的必然选择。其后果将是持续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日益畸形发展的公共部门。

#### 四、制度约束论

“政府失败论”的分析，使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当代西方民主社会的问题，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制度的失败；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不在经济方面，而在制度结构方面。因此，美国当前的急迫任务是进行一场制度结构改革，重新构造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公共选择制度），以从根本上限制国家干预的无限扩大。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制度改革论”。它实际上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

公共选择学派之所以如此重视制度结构改革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对于任何个人和组织（包括政府）的活动制度结构（包括组织、秩序、规则）具有根本性的约束作用，制度结构从本质上决定了一切个人与组织活动的性质、特点和客观必然性。布坎南在详细地研究了各种政治决策机制（主要是各种选举制度）之后深刻地指出：一旦制度或基本规则确定之后，一些问题的结果往往在它还未表决之前事实上就已经预先被决定了。因此布坎南提出，重要的是选择产生结果的程序和规则，而不是结果本身。他引伸而论，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主要不是人（政府官员）的问题，而是约束政府行为的制度结构问题。因而布坎南寄希望于通过制度结构的改革来约束政府行为。他认为制度的约束是最有效的约束。因此，公共选择学派把构造新的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不合理行为的公共选择制度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在公共选择学派的“制度改革论”中，宪法改革居于重要地位。公共选择学派力求通过新“宪章运动”，重建基本宪法规则，并通过新的宪法规则来约束政府的权力。作为宪法改革的第一步工作，布坎南首先提出了一套经济政策的新宪章：

1. 重新采用平衡预算原则。持续的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日益扩张的公共部门是凯恩斯主义者摧毁传统的平衡预算规则的必然产物。因此，重新采用平衡预算原则是抑制这些不良后果，维持民主政体生存的必然要求。在美国目前的政治与经济的状况下，这条原则不应该只是作为惯例而采用，而应该作为一条宪章规则写进美国的宪法。

2. 联合预算原则。在政府开支规划独立于其收入规划的几个国家中，美国是最突出的一个。为了使政府开支决策和征税决策同时进行，强调财政核算这两个方面之间的重要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3. 向预算平衡自动调节的规则。采用预算平衡原则只能实现名义上的预算平衡，而不能确保实际上的预算平衡。因为政府对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只是建立在一些预测的数字之上。在经济变化的现实之中，准确地估算这些变量是十分困难的，原来的平衡预算规则在实施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离。因此，采用自动调节规则来应付这种偏离的产生是必要的。这条规则的具体要求是：当预算规则被证明是错误，预算赤字在规定的范围内发生时，政府的开支必须在三个月内向下调节以恢复原来规则上的预算平衡，当预算剩余产生时，政府的剩余资金应该用来清偿国家债务。

4. 循序渐进的过渡原则。在预算赤字庞大的情形下，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完全消除预算赤字一定会产生经济恐慌。为了避免这些调节上的问题和保证预算平衡规则最终得以充分实施，预算平衡的目标必须在几年内分阶段，有秩序地来实现。循序渐进的过渡原则的具体做法是：在完全采用平衡预算规则之前的五年内，政府每一年必须把年预算赤字总额降低到不少于20%的水平。

5. 国家非常时期的自动放弃原则。采用平衡预算规则是为了根除现在财政宪章中的偏向，而不是完全阻止政府在国家非常时期（如自然灾害、经济大危机和战争等）借助负债筹款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的规划。因此，平衡预算的自动放弃原则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原



则必须在国家非常时期结束后的一年内中止实行。

布坎南新经济宪章的核心,就是通过预算平衡原则的确立,从根本上限制政府的无限度增长,以消除不断自我膨胀的“政府怪物”对民主社会的危害。

## 五、分析与评论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派,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体现了经济学自身内在逻辑和外部世界发展的要求。

早在本世纪初以前,传统经济学理论建立了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机制能使社会资源有效地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世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并没有导致像传统经济学所设想的完善结果。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机使人们开始着手于对市场经济缺陷和不足的研究。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标志了西方经济理论上的一次革命,从此,政府作为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力量直接参与了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时至今日,把政府视为市场制度的合理调节者和干预者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同时,主流政治学家们也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而能合理反映社会的意志。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政府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增强,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面对连年的财政赤字,持续的通货膨胀,日益庞大的政府机器,人们不禁要问:政府在干什么?政府能干什么?政府要干什么?人们发现,在旧的经济学框架内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深入地揭示政府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就必须像在微观经济学中分析消费者和厂商行为那样实证地分析政府行为,而这种努力的结果便导致了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

尽管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布坎南不是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是以主流经济学的面目出现,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政界和理论界的影响正在日益增长。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在1991年确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就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应用。随后,在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所编著的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公共选择理论已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与凯恩斯主义相并列。这表明连作为公共选择学派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也不得不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经济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日益增长的影响。特别是1986年公共选择学派领袖布坎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公共选择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界获得了承认和重视。如今,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堪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人称“弗吉尼亚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日益增大的影响和不断看涨的“行情”,反映了当今美国经济学中日益扩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选中布坎南是对当今偏向保守主义的气氛的认可”(13)。公共选择理论从50年代的默默无闻、冷落一旁到80年代的一鸣惊人、声誉日隆,应当说主要是得益于美国经济学潮流的变化。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共选择学派也为这一潮流的转变贡献了力量。

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特征。它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论证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政府失败论”,以此彻底否定国家干预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的原则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由此可见,公共选择学派表达了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它在20世纪后半期复活了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基本原理已被人们遗忘了200年之久,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回到古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去。布坎南曾公开申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所提供的观察与亚当·斯密原来对市场运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14)

对西方学者来说,公共选择学派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它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被认为是独具特色和激动人心的。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人角度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分析,它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它所倡导的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认为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最切中要害、最有摧毁力的打击,它从根基上动摇了国家干预的神话。“公共选择学说——连同其对公共决策的告诫和洞见——正在改变人们思考和谈论政府的方式,从而开始改变政策。由于詹姆斯·布坎南以其公共选择经济学的研究荣获诺贝尔奖,这样的变化无疑将会加快。”(15)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观点得到了西方学者最高的评价,以至有人把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败论”看作是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经典性批判。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公共选择理论的深厚意义并不是简单地用指出政府的失败来显示其自由主义的性质,而是从人的性质——人的经济性指出了改变这一切的方式和原则。人民应得的“公共选择”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否则,政治、经济的落后,人民被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实则追求其私利的官僚政治愚弄、控制、驱使是不可避免的。

与其他经济理论与思潮一样,经济政策是公共选择理论重视的热点之一。但是在它的框架中,经济政策几乎是政府的等价物,直接表现了政府的行为。与其他学派的经济政策分析相比,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政策分析着重从制度的深层结构去揭示它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基础,这就使公共选择学派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问题,提出对策。这正是公共选择学派功力所在。

公共选择学派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上述理论和政策主张,还表现在它对经济科学自身发展的贡献。应当说,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绝不比其理论逊色,毋宁说,正是依赖于在经济学科建设上的创造性工作才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创新。它将经济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从而把经济分析从市场领域推广到以前很少涉及的非市场领域,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公共选择理论摒弃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善恶二元论的观点,把人们的经济与非经济行为纳入统一的模式之中,将应用于市场的微观经济方法引入公共决策领域,打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隔离,创立了一门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边缘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的一个新垦地。公共选择理论的创新,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布坎南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整个体系看,宪章改革既是极其重要的论题,又是论述最不充分的论题。自从70年代末以来,布坎南和其他学者就这个主题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是,在宪章改革应该如何进行才能获得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研究方面进展缓慢。从80年代初开始,公共选择的研究领域又兴起了一个研究寻租理论(Theory of Rent Seeking,借助于特定权力追求个人利益之谓)的热潮。1980年,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三人共同编著了《发展一个寻租社会的理论》一书,提出了一些基本命题,但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宪章改革和寻租在今后几年中会成为公共选择学派研究的重点。

从公共选择理论目前的影响以及上面提到的两个研究重点来看,公共选择理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它的新进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 注释:

(1) James Buchanan, "From Private Preferences to Public Philosophy: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hoice", in Arthur Selden, ed. *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p. 3.

(2)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3.

(3) James Buchanan, "The Pure Theory of Government Finance: A Suggeste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7, Dec. 1949, p. 496.

(4) J. Buchanan, op. cit., p. 5.

(5) James Buchanan, *Liberl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 LTD. 1986, p. 87.

(6) J. Buchanan, op. cit., p. 17.

(7) Jane Shaw, "James Buchanan and Public Choice Economics", in *Dialogue*, Number 77, p. 23.

(8) Ibid. p. 23.

(9) Ibid. p. 24.

(10) Ibid. p. 24.

(11) Ibid. p. 23.

(12) Ibid. p. 23.

(13) Ibid. p. 23.

(14) J. Buchanan,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p. 261.

(15) J. Shaw, op. cit., p. 287.

## 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鲍允的 二元竞争论

肖 炼

二元竞争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鲍允 (Joseph Bowring) 于 1986 年创立的一个新的竞争理论。(1)

### 一、二元竞争论的假设条件

传统的竞争理论一般都把竞争视为完全相同的厂商之间发生在单个产业内的行为。二元竞争论的研究与此不同,它根据厂商的规模及其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把它们划分为两个基本范畴:核心厂商 (Core Firms) 和外围厂商 (Periphery Firms)。与此相适应,市场上的竞争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鲍允在二元经济的范围之内提出核心—外围理论 (Core-Periphery Theory), 并以产业的二元性和经济的二元性为基础。

在以往的产业组织文献中,一般认为由于厂商和产业在经济分析中同等重要,因而厂商之间的竞争和产业结构相一致。按照这种观点,产业是由同质的厂商组成的,尽管它们在规模和产量等方面很不相同;厂商是其产业的唯一成员,并以其产业成员的身份予以确认。当

厂商表示产业的内部结构并以其特性调节产业的内部技术机制时,产业可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单位。

而核心—外围理论则把厂商作为一个经济分析的单位。当产业地位很重要且厂商市场力量的某些方面仅与一个产业相关时,那么大厂商就独立于具体的产业成员。重要的是把厂商划分为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产业的特殊成员。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中,一般都把拥有巨大市场力量的大厂商看作是孤立的(与其他厂商不发生关系),并把大厂商获得的利润不看作是直接代表正常利润的部分。

而在核心—外围理论看来,核心厂商不是绝对孤立的,核心厂商的竞争运动是相对于外围厂商的竞争运动而独立的。因此,不是一般性的竞争过程制约非竞争性的小厂商,而是存在两种普遍性的竞争过程和竞争制度:一是仅有核心厂商参与的,二是仅有外围厂商参与的。核心厂商的竞争行为将导致建立同质的利润率,而外围厂商的竞争行为却引起利润率的不稳定性和异质性。

核心厂商的竞争制度不适用于外围厂商。核心厂商的投资有利于强化其在本产业内的市场力量,因为这种投资又筑起新的进入壁垒并直接获取较高的利润。外围厂商由于受低利润率的限制,一般来说,在单个产业中和在单个产业的外围部门中是孤立的,并且在产业间的竞争中无利可图。结果,外围厂商的利润率使核心厂商的利润率异质化。

## 二、二元竞争论的内容

### 1. 厂商规模和市场份额

以往的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都强调确保最大利润的寡头市场结构,它无需竞争就使大厂商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仅仅有规模优势。(2)与此不同,二元竞争论认为,规模对于厂商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当然,寡头的合谋行为也不是重要因素,那么重要因素是什么呢?规模与占有市场的份额相结合所形成的市场力量,才是确保核心厂商比外围厂商获得较高利润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竞争模式认为,资本供给将投入高于正常利润的产业,由于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厂商的数目是有限的,竞争的结果使需要这种投资的产业得到高于正常利润的利润,大厂商之间不受限制的竞争使他们比小厂商获得较高的收益,而在不存在这种资本投资壁垒的产业中,与此相当的投资却只能获得正常收益。这种观点暗含的假定是:资本可以完全流动。在不受产业内部资本流动束缚的条件下,由于产业内部竞争的存在而使大厂商的利率下降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这些大厂商可以转向高利的产业,这样,原有产业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价格和利润水平回升到原来的均衡位置。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大厂商赚取高于其他厂商收益的唯一条件是:有利于大厂商的大规模投资和资本供给。

在二元竞争论看来,新古典竞争模式认为在均衡条件下,大厂商比小厂商赚取较高利润的分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假定产业内资本是可以完全流动的;二是假定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两个假定在二元竞争论中是不存在的。二元竞争论认为,核心厂商的统治地位并不需要每一个大厂商都投资,因为这种统治地位是历史上投资过程的一部分,是在竞争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和设置进入壁垒而逐渐形成的。核心厂商在产业中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它意味着厂商在市场效益、价格、利润率、产品属性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能力。(3)核心厂商的市场力量在于它大于所有其他厂商的规模与占有市场的份额。

由于大厂商的发展和控制市场的力量成为资本流动的障碍,它既能阻止外产业核心厂商的进入,又能阻止本产业内外小厂商的进入。这样,市场力量的发展,使现有的壁垒更为坚固。(4)一般来讲,核心厂商不愿离开本产业是因为他们不愿丧失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价值。

被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阻止产业外大厂商的自由进入和本产

业核心厂商的自由退出；(2) 这就在核心厂商间引起报复行为。二者结合迫使核心厂商逃避价格竞争，(5) 因为大厂商在市场上价格竞争只能使其利润低于最大化利润，这样对他们是不利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核心厂商所需要的是非价格竞争。(6) 但是，核心厂商如果把非价格竞争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战略，必将受到其他核心厂商的反抗。因此任何竞争优势都将消失。这就是说，核心厂商获取超额利润不是绝对的，它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从某种角度讲，核心厂商采取有效的竞争战略，如广告、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技术革新等，可能比单纯的降低价格的效果为好。非价格竞争对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结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许多非价格竞争形式作为产业内部利润最大化的手段，结果导致进入壁垒的产生，又进一步限制了竞争，这种进入壁垒既阻止产业内外的外围厂商的进入，又阻止产业外核心厂商的进入，还阻止那些容易在别处投资的核心产业的退出。产业内与核心厂商有纵向联系的外围厂商往往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核心厂商有横向联系的外围厂商的好处，归那些有潜力但其竞争行为受到核心厂商控制的外围厂商。

总而言之，核心厂商规模大而且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市场力量的产生。核心厂商能从小厂商无力投资的项目上获利，其最终利益来源于投资壁垒，这些壁垒又进一步阻止资本的流动。为获取高于其他厂商的利润率，核心厂商必须采取核心竞争行为，取得市场力量。

## 2. 商业结构

根据核心—外围理论的观点，二元竞争制度的产业结构一般有三种模式：

- (1) 产业生产的最大部分由几个核心厂商生产，剩余部分由外围小厂商生产。
- (2) 产业的全部生产或大部分生产由外围厂商生产，产业中不存在核心厂商。
- (3) 产业生产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核心厂商手中，剩余部分在外围大厂商中分配。

这样，产业内部在核心厂商之间，核心厂商同外围厂商之间以及外围厂商之间存在竞争。

(7)

在第一种模式中，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竞争的性质取决于产业结构。在只有几个小厂商的情况下，外围厂商可以同核心厂商发生纵向联系，既可以作为核心厂商的原料供应者，也可以作为它的批发或零售对象。外围厂商也可以生产同核心厂商一样的产品，但它们只是核心厂商全部生产线上的“子集”；或者生产没有引起核心厂商兴趣的产品。总之，外围厂商在产业中受到核心厂商的控制。作为原料供应者和零售商，外围厂商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核心厂商讨价还价；作为产品的直接竞争者，外围厂商必须接受在全部生产者行列竞争所决定的价格 and 市场份额。外围厂商经常受到周期性价格波动的影响，因为它们没有其他生产行业作为其亏损的补偿，而且，核心厂商可以把它们推向产业中价格变化最大的地方。

在第二种模式中，只存在外围厂商之间的竞争。在第一种模式中，外围厂商作为特殊的生产者而存在，或者，作为同核心厂商的纵向联系者而存在。对于价格和利润竞争的压力，一开始就来自于核心厂商，而不是来自于外围厂商。与此不同，在外围厂商“控制”的产业中，小厂商之间开展广泛的竞争。由于没有来自产业内核心厂商的压力，外围厂商可以通过诸如减价，技术革新和施加市场影响等方面的竞争来建立市场力量。市场上新来者的进入会增加竞争的压力，而这种竞争形式可被认为是对该产业中利润率的一种调节手段。

在第三种模式中，核心厂商面临许多外围大厂商的竞争。尽管核心厂商有竞争优势，但有许多因素可以使外围大厂商生存。例如，产业旺盛的增长需求，可以使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同时扩大，或者，核心厂商的价格政策允许外围大厂商赚取利润。但是，核心厂商更愿意扩大其产品销售，它们可以降低价格、放慢其增长速度，迫使边际过剩厂商减少或破产；它们可以在外围厂商扩大的同时扩大其市场份额，而外围厂商却不能效仿它们。结果，一些外围厂商可能被排挤，而另一些外围厂商则可能由于竞争成功而取得较稳固的地位，有时甚至变成新的核心厂商。

### 3. 产业间的资本流动

二元竞争论认为,资本不会简单地从一个产业流向另一个产业。核心厂商在进入新的产业时要考虑其优势和进入壁垒。核心厂商可以运用其雄厚的资本、科学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的能力去改变它们所进入的产业的性质,这样核心厂商就可以在扩张时创造出新的“核心产业”。与新古典竞争模式不同,在二元竞争模式中,由于资本流动与产业内部结构的多样化相结合,竞争并不导致单一的利润率和简单的均衡,而是通过不同的竞争过程创造不同的利润率。这就是说,竞争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竞争的结果不是简单的平均利润率,而是二元利润率(核心厂商的利润率和外围厂商的利润率)。

产业之间资本的流量取决于具体产业内竞争的结构。资本的流向取决于原始资本和将要流动的资本的状况。新古典竞争模式认为,获得正常利润率或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一定要流向高于正常利润的产业,但二元竞争论的看法则不同,它认为,核心厂商经常能赚取高于平均收益的利润,由于考虑其与外围厂商的协作关系,所以原始资本并不一定总是流向高于正常利润率的产业,它既可以流向可获得正常收益的产业,也可以流向可获得高于正常收益的产业,甚至还可以流向低于正常收益的产业。

在受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中,核心厂商不倾向于大规模的价格竞争。相反,受退出壁垒限制和受进入壁垒保护的核心厂商的竞争行为,使它们的利润率往往高于平均水平。但是,这种高额利润率不是无限的,它受到内外因素的限制;内部因素是产业内竞争的压力,外部因素则是受其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制约。例如,产业增长和需求弹性的扩大、技术革新的成本耗费、其他产业的核心厂商竞争的潜力等等,都对核心厂商的超额利润是一种限制。

### 4. 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

在二元竞争制度下,对核心厂商来讲,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比追求短期利润化更有可能性,因为:(1)短期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作为一种固定资本存量,而核心厂商有一个计划方案来指导其投资决策及实现利润的方式;(2)短期利润最大化可能与核心厂商的长期设想发生冲突。

与核心厂商不同,外围厂商一般不具有强大的市场力量,而且它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力量同核心厂商进行平等竞争。从产业之间的角度来看,外围厂商间相互竞争较少,是因为受本产业中资源的限制。因此,外围厂商的竞争多发生在该产业内部,但是,外围厂商无论是同其他外围厂商竞争,还是同核心厂商竞争,它都不会获得核心厂商那样的利润。

在一个产业中,外围厂商的竞争会使其分散的利润率减少,如果不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利润,那么这种竞争会使外围厂商向新产业转移;反之,如果外围厂商之间的竞争能带来高利润率,那么这种竞争又会吸引新的进入者。但是,与完全竞争不同,这里不存在自由进出的条件。

外围厂商的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尽管它们至少可以改变其在本产业内的竞争战略或转向新的产业,但是,由于它们缺少足够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优势,所以它们不可能获得高额利润。这并不是说外围厂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处于劣势。外围厂商在较小的市场领域(核心厂商尚未涉及的领域)可能拥有较多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它们提供了较高,但不稳定的利润率。外围厂商倾向于短期利润最大化,而且其竞争不系统化。有时,外围厂商比核心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一个产业中,任何一个核心厂商都可能通过其全部产品同其他产业的核心厂商进行直接的和有效的竞争。核心厂商的这种竞争行为使产业间核心厂商的利润具有相对同质性。这种以核心厂商之间竞争均衡为基础的能力,对外围厂商来说是不存在的。产业壁垒和外围厂商有限的资源,制约着它们在产业间移动和通过产品差异进行竞争的潜在的和实际的能力。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外围厂商可能通过产业壁垒而创造高额利润。尽管存在转移的不完全性,但外围厂商的竞争有时可能通过产业壁垒而获得平均利润或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由此可

见, 外围厂商有很大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产业内竞争的程度, 并使外围厂商在产业内的利润率多样化。

如同核心厂商一样, 外围厂商既可以进入受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 也可以进入受其他外围厂商影响的产业。然而, 小厂商的资本不可能经常在产业之间移动。外围厂商一般只能获得较低的和不稳定的利润。它们一般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转移, 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更新。外围厂商进入受核心厂商控制的产业, 对核心厂商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这种进入不会直接构成对核心厂商的挑战。外围厂商的生产水平较低, 生产行业较窄, 可供竞争的资源有限。保护核心厂商获取超额利润率的进入壁垒, 一般只限制本产业外围厂商的扩张, 而不阻止其他产业外围厂商的进入。因为外围厂商的进入, 不会对核心厂商的超额利润率产生潜在的影响, 尽管外围厂商可以不断扩大其市场份额。与此相反, 在产业内和产业外, 核心厂商的竞争却限制着外围厂商的利润率, 从而扩大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的差距。因此, 在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之间不会产生利润平均化的趋势, 外围厂商利润率的向心力比核心厂商分散得多。

在二元竞争结构中, 不仅存在两种不同的利润形成机制, 同时还存在两种不同的利润与风险之间的联系机制。如果说风险与产业条件和市场环境相关, 那么核心厂商的市场力量则可以抵销一些产业的特殊风险, 并使核心厂商比外围厂商更经得起这些风险的打击。核心厂商在产业中的统治地位及其同产业中其他厂商的联系, 可以使他们在任何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使外围厂商处于不利的地位。

核心厂商可以通过避免风险的竞争战略, 诸如选择纵向一体化、较好的分配制度、产业生产多样化等, 减少风险。但这些战略并不能完全减少风险。这些战略中的每一种都旨在与其他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的竞争中谋取利润最大化。这样, 这些竞争战略为谋求最大利润的核心厂商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环境, 即确保高额利润和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源。

核心厂商的市场力量使其有利于改进风险和收益率之间的替换条件, 并获得利润率比外围厂商高, 风险比外围厂商小的利润。相反, 外围厂商一般只能获得利润率比核心厂商小、风险比核心厂商大的利润。这里不存在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单一替换关系, 而存在二元替换关系。两种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替换关系的形成, 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竞争过程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是正常的或平均利润率的单一结果。核心—外围理论则认为, 在核心厂商参与下竞争所形成的同质收益, 不同于在没有市场力量条件下外围厂商之间竞争所形成的收益, 它不适用于一般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分析。

综上所述, 在二元竞争制度下, 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相较, 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 一般来说, 以产业集中化为特征的核心厂商赚取的利润高于所有外围厂商。由于核心厂商能将其规模优势与其市场份额相结合, 因而容易获得外围厂商达不到的投资利润率, 并且其利润率一般会在竞争中降到外围厂商利润率水平。由于核心厂商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致使进入壁垒的高筑, 从而使核心厂商同外围厂商的竞争进一步发生分离。

其次, 核心厂商利润率的变化大大小于外围厂商。由于核心厂商对本产业的支配地位及其对大量资本的控制, 他们在产业之间的竞争中以及在潜在的竞争中能够获取稳定的收益, 并通过核心厂商之间的竞争使利润率平均化。外围厂商却从各种形式的市场竞争中被分离出来, 因为在产业内, 外围厂商规模小, 其经营条件和利润率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 在产业之间, 外围厂商没有足够的资金参与资本转移与竞争。由于受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竞争的限制, 在外围厂商之间很难形成一个“平均化”的利润率。

再次, 核心厂商赚取利润的风险大大低于外围厂商。核心厂商在市场上的力量使它们在风险和收益的替换关系上取得更多的优势。它表现为: (1) 核心厂商可以发挥其在本产业内的整体优势, 暂时削减销售量以适应价格的波动; (2) 核心厂商可以控制产业中比较稳定的产品而把周期变化较大的产品推给外围厂商; (3) 核心厂商在市场宣传和广告等方面

较外围厂商有较大的优势；（4）由核心厂商投资筑起的进入壁垒使他们免遭周期性、破坏性竞争的威胁；（5）核心厂商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因而能减少市场风险，并维持其资本结构的稳定性。

在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的竞争中，由于核心厂商在规模经济和市场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它们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外围厂商。据美国对十四年的国内收入服务（Internal Revenue Service）项目的统计资料分析，核心厂商的利润率一般比外围厂商高25%—58%。（8）这种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的竞争格局，显然对外围厂商是不利的。而且，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利润率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 三、对二元竞争论的评论

与传统的竞争理论相比，二元竞争论很有自己的特色。

1. 竞争载体的二重性，即竞争载体不是同质的厂商，而是在规模，市场份额、市场力量、集中度，收益和风险机制等诸方面各不相同的两类厂商：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

2. 竞争结构的双重性，即竞争结构不是单一平面式的，而是划分为核心厂商参与的竞争性市场和外围厂商参与的下承包竞争性市场两个层次。

3. 价格竞争的二元性，即厂商之间不仅在产品价格上进行竞争，而且在非价格上，诸如在市场份额，厂商规模，集中程度，产品差别度，技术革新等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

4. 厂商竞争目标的二元性，即核心厂商往往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的最终目标，外围厂商由于经营的非稳定性，往往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种二元化的目标结构，也使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常常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

5. 竞争结果的二元性，即双重竞争结构使不同层次间的利润难以平均化，从而导致形成两种不同的利润率：核心厂商间的利润率和外围厂商间的利润率。由于受市场进出壁垒的限制，核心厂商的利润率有平均化的趋势，即同质化的趋势。相反，外围厂商的利润率则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呈异质化的趋势。

6. 收益和风险机制的二元性，即在双重竞争结构下，核心厂商收益大，风险小；相反，外围厂商风险大，收益小。

7. 竞争环境的非平等性，即竞争的环境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之中，核心厂商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外围厂商则往往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8. 竞争方式的多样化，即竞争不仅是在产业内进行，更主要的是在产业内和产业间同时进行。

9. 竞争程度的尖锐性，即竞争的非平等性非但没有削弱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

10. 竞争的自发性，即二元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不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形成的，而是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上自发形成的，所以，它又不同于自由竞争市场上的自发性。

总之，二元竞争论对传统的竞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比后者更切于经济现实。然而，从竞争的协同性角度讲，二元竞争论仅仅触及到竞争协同性的某些方面，它没有对此从严格的科学方法论上提出问题，更没有对如何解决问题作深入的理论分析。

首先，二元竞争论只看到竞争载体的异质性质，而没有分析这种异质性之间的联系。二元竞争论对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这两个基本经济范畴的划分，是对厂商性质的抽象和理论概括。但是，二元竞争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描述核心厂商对外围厂商的竞争优势，描述外围厂商在竞争中的艰难处境，论述核心厂商在产业中的统治地位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只看到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竞争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是否可能合作的一面，如果能够合作，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这种合作会不会影响双方的竞争实力和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个问题二元竞争论都没有很好地涉及。



其次,二元竞争论以双重竞争结构为基点,使竞争层次化。这在理论上比单一平面式的竞争结构显得更为丰满。然而,二元竞争论只是提出了分层竞争问题,但对两个层次之间竞争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则缺乏分析,也没有考察分层竞争之间是否存在“跨层联合”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那将是怎样的一种联合形式,它与分层竞争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个问题二元竞争论也没有探讨。

再次,二元竞争论以利润的同质化和异质化作为核心厂商和外围厂商竞争的不同结果,这个论点对传统竞争理论的单一平均利润率是一个挑战。按照二元竞争论的分析,同质利润和异质利润的差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能否影响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从而破坏二元竞争市场结构,对此二元竞争论没有回答。

第四,二元竞争论的收益风险机制,严格讲,是一种不稳定的市场结构,因为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只有少数核心厂商处于稳定状态,而绝大多数的外围厂商则处于不稳定的动荡之中。如何把微观机制的竞争活力与市场结构的稳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元竞争论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第五,二元竞争论看到经济生活的非平等性,并把它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前提,与理想中的平等式完全竞争相比,它更接近于经济现实。二元竞争论从根本上抛弃了以平等式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并试图以非均衡经济理论取而代之。但是,二元竞争论把竞争的非平等性绝对化,没有探讨竞争的平等性和非平等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市场结构和厂商竞争的行为的影响。

第六,二元竞争论对竞争程度的尖锐性和协同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深入探求,对竞争的多样性和协同性的关系也没有作充分论证。

第七,二元竞争论的非价格竞争与传统竞争理论中的非价格竞争并无实质区别,这就是说它们没有从产业组织和厂商内部组织结构方面考察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的协同机制,没有研究什么样的非价格竞争更有利于不同厂商之间的合理构成及市场结构的稳定性;没有探究什么样的非价格竞争可以使核心厂商的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外围厂商的短期利润最大化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减少竞争中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第八,二元竞争论缺乏对“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而把竞争完全看作是厂商的自发竞争行为。二元竞争论只考察了厂商、产业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核心厂商来协调),却没有考察国家与厂商、产业以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二元竞争既缺乏核心厂商与外围厂商之间的协同联系,又缺乏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市场与厂商之间的协同联系。因此,尽管二元竞争论含有协同的要素,但从其理论的基点上看,它仍然属于非协同型竞争模式。

#### 注释:

(1) Joseph Bowring, *Competition in a Dual Economy*, 198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 S. A.

(2) William Baumol, *Business Behavior, Value and Growth*, rev.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3) William G. Shepherd, "The Elements of Market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4 (February), pp. 25-37, 1972.

(4) 贝恩1956年提出进入壁垒的概念;卡威斯和波特1976年对现有的壁垒进行了分析;卡威斯、佳尔和波特1977年认为,厂商的行为既能加强产业内的,也能加强产业之间的壁垒;卡威斯和波特1977年发展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和一般壁垒的移动问题。

(5) Michael E. Porter, *Interbrand Choice, Strategy and Bilateral Market Power*, 197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F. M. Scherer,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2nd ed. 1980, Chicago: Rand Mc Nally, p. 18.

(7) Robert T. Averitt, *The Dual Economy*, 1968, New York: W. W. Norton.

(8) J. Bowring, *op. cit.*, p. 184.

##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

施咸荣

美国黑人文学起源于黑人奴隶歌曲，而黑人奴隶歌曲又是与非洲的古老文化一脉相承的。达尔文称非洲为“人类的摇篮”，那里原有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美国著名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曾说：“不用怀疑，15世纪西非洲黑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比同时期的北欧人的文化水平要高。”<sup>(1)</sup>在欧洲殖民者尚未入侵之前，西非洲早已有极为丰富的口头文学。非洲黑人习惯于一边工作一边歌唱。黑人被殖民者掳去当奴隶后，他们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在戴着镣铐干活的田野上，在奴隶们居住的简陋小屋里，在人迹罕到的沼泽和丛林中，创造了黑人的奴隶歌曲。这些奴隶歌曲在南北战争以及战后数十年中经人收集整理，成为美国黑人文学中最有独创性、最富于艺术特色的珍品。

总的说来，美国黑人奴隶歌曲是美国黑人在蓄奴时代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中倾吐内心积郁、表达切身感受的呼声。奴隶贩子们在贩卖奴隶时，故意把同一部落、种族和家庭的黑人拆散，把语言不同的奴隶编在一起拍卖，以防奴隶们叛乱。因此非洲的自由黑人被掳后，马上被迫与自己的亲人分离，先在奴隶船黑暗的底舱里熬过横渡大西洋的漫长而恐怖的岁月，然后在陌生的国土里被当作奴隶拍卖，孤苦伶仃地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像牲畜一样干着无休止的重活，他们的内心自然蕴藏着无比的悲痛，这种悲愤心情往往用歌声表达出来，是谓悲歌。

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在他的自传里谈到，普通人是高兴时唱歌，奴隶们却是借歌消愁，用歌声来表达内心的悲哀：或是用非常狂热的声调唱出特别凄凉的感情，或是用非常凄凉的声调唱出特别狂热的感情，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倾吐出苦难深重的奴隶们满腔的悲愤和无限的哀愁。道格拉斯写道：“现在我写着关于那些歌曲的回忆，仍抑制不住我的热泪和激情。我当时对奴隶制度灭绝人性的性质之所以能有模糊的初步认识，应该归功于那些歌曲的作用。那些歌声至今还伴随着我，加深我对奴隶制度的痛恨，增长我对仍套着奴隶枷锁的弟兄们的同情。”<sup>(2)</sup>道格拉斯还用生动的文笔描写奴隶们去领口粮时兴奋、激动和悲哀的心情，说“他们总是边走边编歌边唱，既不讲究节奏也不在乎曲调是否优美。他们脑海里涌现出什么样的想法，就随口把它唱出来——如果来不及编词儿，就先把声音哼出来——因此经常是有词儿的占一半，没词儿的也占一半。”杜波依斯在著名的《谈悲歌》一文中讲得更为透彻：“这些歌曲的确是经过多少世纪淘汰后遗留下来的菁华；乐曲要比歌词更为古老，我们从音乐上可以或多或少找到一些发展的痕迹。我祖父的祖母在两世纪前被一个罪恶的荷兰奴隶贩子捕获。她这个娇小玲珑、活泼可爱的姑娘在凛冽的北风下发抖、畏缩，对怀里的孩子哼着一个异国的乐曲，她的孩子把这支歌唱给他的孩子们听，他们又唱给自己的孩子们听，这样过了二百年，乐曲一直流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也就照样唱给我们

的孩子们听，而且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并不知道歌词的意思，却很清楚音乐的意思，这就是原始的非洲音乐。”〔3〕

因此，黑人奴隶歌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洲音乐，第二阶段是美国黑人音乐，第三阶段则是黑人音乐与黑人在美国土地上所听到的音乐的混合。混合的结果是清晰地保留原黑人音乐的特色。美国研究黑人文化的著名学者劳伦斯·勒旺认为，不论是奴隶制之前或之后的黑人圣歌都是“即兴的集体意识”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全新的创作，而是许多早已存在的古老歌曲的片断与一些新曲调、新抒情诗相结合后而采用的一种传统的、但决不迂腐的韵律模式。它们是个人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实，不少古老民歌也都是通过这种众口相传的民间活动去芜存菁，花样翻新，才成为艺术珍品的。〔4〕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大致可以分为宗教性与非宗教性两大类。宗教性的奴隶歌曲通称“圣歌”（Shirrituals），有时也泛称“悲歌”（Sorrow Songs）。杜波依斯指出，黑人奴隶歌曲是黑人奴隶通过歌曲向世界说话，也是黑人奴隶的灵魂向人类吐露真言。〔5〕但黑人奴隶歌曲为什么多半带着宗教色彩呢？原因很多，首先黑人的狂欢会很少为外人听到，其音乐更少为外人所知，因此一些非宗教性的歌曲渐渐失传。而奴隶主们从一开始，就企图用基督教义来“教化”奴隶，让他们对自己的悲惨命运逆来顺受，并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和死后的天堂。于是奴隶们往往被迫参加宗教活动，皈依宗教。所谓“圣歌”一般就是指奴隶们在教堂里或宗教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奴隶们无法赤裸裸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通过歌曲表达的呼声当然也有所掩饰，使自己的“真言”若隐若现。歌词和音乐彼此遮掩，用引自神学和圣经的一知半解的新辞句和术语来替代或掩饰自己的真正思想感情。道格拉斯在自传中说，对他自己和许多黑人奴隶来说，圣歌中的法老代表奴隶主，以色列民族代表黑人民族，迦南代表加拿大。圣歌“迦南啊，美丽的迦南 / 我奔赴迦南的乐土”象征逃往北方，而另一首圣歌“奔向耶稣，逃避危险 / 我不想再在这儿逗留”也语带双关，主要暗示逃避奴隶制。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汉姆曾举圣歌《溜吧》为例来解释它对奴隶主与奴隶的不同涵义。奴隶主以为奴隶在歌颂耶稣，歌唱生命的短暂与天堂的永久幸福，因此只注意到曲调的优美和感情的“圣洁”。其实这首圣歌经常被用来鼓吹暴动和传递信息。“溜吧”的真实意义是“逃走”，“耶稣”和“家”象征“自由”，“我不会在这儿久留”的真正意思是“时间紧迫，赶快准备！”奴隶们就这样利用圣歌同其他种植园的奴隶们联系，通知他们逃跑或起义的时刻已经来到。〔6〕

列宁曾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7〕奴隶主最初的动机是用宗教来驯服和麻醉奴隶，但奴隶们也利用圣经和牧师们的布道学习了语言（有的还学会了书写），培养了自己的领袖。奴隶主常常让一些黑人奴隶当牧师，以便于接近奴隶，而这类奴隶牧师却很快成了广大奴隶的精神领袖，有的如南特·吐纳还成了奴隶起义的领袖。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广大奴隶得到解放以后，圣经一直是黑人群众所知道的唯一书籍。黑人奴隶们在圣经故事中发现某些人的生活与自己的奴隶生活颇有类似之处，他们从中汲取了信念，相信压迫他们的人将来一定会得到报复，相信真理与正义一定胜利。因此，圣歌尽管被称作悲歌，表达深沉的哀怨，但有时也反映光明与理想，表示对解放与幸福的追求，甚至在哀怨中夹杂着胜利的信念。圣经的语言在奴隶歌曲里也时常起质的变化，例如“哭吧，锡安的女俘”奇怪地变成了“锡安，轻轻哭吧”，以西结的轮子（见《旧约》《以西结书》第10章）在奴隶们神秘的梦中有各式各样的转法，直到后来在歌中唱道：

有一个小小的轮子在我心中直转。

圣歌作为宗教歌曲或赞美诗，歌词都是宗教乐队中某个主要歌手临时凑成或即兴创作的，唱歌时的环境、歌的节奏和思想的限制使大部分歌的歌词局限在一、二行之内，很少有发展到四行或者更长的诗节的。但这些歌词在因袭的神学和骤听上去没有什么意义的字句下面，隐藏着真正的诗意。像所有的原始民族一样，黑人奴隶有一颗更接近大自然的心。生活

是“汹涌澎湃的海”，旷野是“上帝的家”，寂寞的山谷是“通向生活之路”，大雷雨使黑人奴隶害怕，但也使他们感染到它的威力，给他们带来“主在召唤”的幻想，如圣歌《溜吧》第二诗节领唱部分所表现的。

有的圣歌用“巍然天地之间”的、用富于诗意的想像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

你可曾  
站在高山之巅  
在白云中  
洗手？

或是站在高山上了望世界，世界变成了新的：

我了望世界，世界焕然一新；  
我看看我的手，它们也焕然一新；  
我看看我的脚，我的脚也焕然一新。

一首很有名的圣歌《有时候我觉得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虽充满哀愁，但也唱出雄鹰翱翔太空的豪迈气概：

有时候我觉得  
像一只空中的雄鹰，展开双翅  
飞啊，飞啊，飞啊。

也有一小部分圣歌直接控诉奴隶制，歌颂自由，为广大黑人所传唱，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较流行的有《不再有拍卖台拍卖我了》、《没有人知道我所经历的苦难》、《哦，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再能阻挡我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圣歌《自由啊》：

自由啊自由！  
我要完全的自由！  
我不情愿当奴隶！  
宁肯进坟墓长眠，我也要享受自由。  
留在上帝身边。

另一些圣歌如《流吧，约旦河，流吧》、《去吧，摩西》、《钉十字架》、《千千万万的人去了》，对奴隶们来说也都有不同的含义。《去吧，摩西》是号召人民争取自由的壮丽颂歌；《钉十字架》把耶稣看作黑人民族受苦受难的灵魂的化身。《千千万万的人去了》唱道：

不再有一斗玉米给我了……  
不再有工头的鞭子抽我了……  
不再有一包食盐给我了，  
不再有了，  
不再有了……  
千千万万的人去了。

这也是一首号召暴动的歌曲。一斗玉米和一包食盐是奴隶的口粮。

圣歌的形式也从非洲歌曲发展而来。非洲歌曲一般是领唱人唱一句，合唱的应答一句。最原始的圣歌也采用这一形式，例如最著名的圣歌《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采用的形式是：

领唱：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我了望约旦河上，看见了什么？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一队天使来迎接我，

合唱：来送我回家。

领唱人独唱的声音与汹涌如波涛的合唱声相呼应，产生奇特的雄壮效果。但这样的形式毕竟失之于单调，因此美国的黑人圣歌逐渐有所改进，最普通的形式是把合唱放在最前面，成为整支歌的主体，接着才是领唱与应答。例如流行的圣歌《溜吧》：

合唱：溜吧，溜吧，

溜到耶稣那里去

溜吧，溜回家去，

我不会在这儿久留。

领唱：我的主在唤我，

他在用雷声唤我，

号角在我的灵魂里发出回声。

应答：我不会在这儿久留。

此外虽有其他形式，如圣歌《深沉的河》与《孩子们一同走吧》有更为复杂的结构，但以合唱为主体则千遍一律。

像《溜吧》与《低低地摇吧，轻便的马车》都是圣歌中的典范，它们庄严到了极点，歌声配合着圣乐能打动人们的心坎深处，同时还包含着很深的哲学，并如前面所评述，对奴隶来说都有另一层深意。

非宗教性的奴隶歌曲通称黑人民歌，研究者们对这类歌曲作了不同的分类，例如纽曼·怀特在《美国黑人民歌》一书中分作劳动歌曲（Work songs）、胡诌歌曲（nonsensical songs）、社会歌曲（Social songs）及关于动物的歌曲等等。也有人除上述分类外还加爱情歌曲、游戏歌曲、怀旧歌曲、讽刺歌曲等等。这类非宗教性歌曲大多由奴隶们个人即兴创作，流传时随唱随改，因此一种民歌流行时往往有几种唱词，例如一首讽刺歌曲这样唱道：

我的女主人答应过我，

她一死就给予我自由，

可是她活到已秃了头，

仍没一点要死的念头。

在流传中有人觉得最后两句的讽刺意味不够强，就改作“现在女主人死了很久 / 留下这黑鬼春耕夏耘”。另一种唱法中只改最后一句，但抗议的声音更为突出：“毒药一包送了她的终。”

民歌与圣歌不同，它们一般都反映生活，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反抗性，因此奴隶们只能偷偷地唱，如被主人或监工发现，就会遭到重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好些民歌流行一阵之后就失传，在南北战争之后研究者和学者们在采集战前奴隶歌曲时，发现保存下来的黑人民歌已为数不多。

流传下来的少数黑人民歌中有一部分极富于战斗性，例如民歌《哈丽·塔布曼之歌》刻画了杰出的废奴主义女奴隶塔布曼的英雄形象，对奴隶的解放事业起过很大的鼓舞作用；《弟兄们都来吧……》抒写万恶的奴隶主死时众奴隶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由的诺言》用讽刺手法揭露奴隶主的伪善。《我们种麦子》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奴隶主的残酷剥削。最富于战斗性的是一首歌颂奴隶起义领袖南特·吐纳的民歌：

你也许是脑满肠肥的大阔佬，

坐上马车到处跑；

可你拦不住地球的转动，

挡不住人心转向南特·吐纳。

民歌中的劳动歌曲在奴隶时代主要指奴隶在田野上劳动时所唱的歌曲。美国民歌研究者

亚伦·鲁麦克斯指出，奴隶主发现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能使奴隶们提高工作效率（就像被掳的奴隶在奴隶船上的押运途中如一路唱歌，就能减低死亡率），因此不但不加禁止，反而予以鼓励，但这类歌曲后来流传下来的往往一鳞半爪，完整保存下来的极少。某些劳动民歌如《采摘一包棉花》原流行于南方种植园里，后来在节假日用来作为舞蹈歌曲（奴隶们缺少乐器，往往用唱奴隶歌曲作为音乐伴舞），南北战争以后在黑人罪犯服刑劳教农场上也鼓励黑人们唱这类劳动歌曲以提高效率，囚犯们唱歌时还可以合着劳动的节奏（如挥动铁锤或装卸货物）扭动身体或臀部。黑人们集体劳动时唱的劳动歌曲最有代表性的是《水孩子》，唱时全体劳动者像跳芭蕾舞一样用舞蹈动作合着歌的节拍挥动劳动工具。这支歌要由一个歌手领唱，由他来确定歌的节奏速度，例如什么时候举起铁锤，什么时候捶下，什么时候停顿。《水孩子》是黑人歌星保尔·罗伯逊最爱唱的黑人民歌之一。

非洲音乐的特点是节奏，与鼓或舞蹈相配合。这种节奏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配合身体与头部的摆动，另一种是配合拍手或跺脚。圣歌的节奏一般配合前者，而非宗教的奴隶歌曲一般配合后者，而劳动歌曲则属于另一种节奏，即是与劳动节奏相配合。用和声合唱，节奏感强，往往伴随舞蹈动作——这些是美国黑人奴隶歌曲有别于世界上一般民歌的特点。

所谓的“胡诌歌曲”也不完全是胡诌，有时也可以被利用来传达特定的信息。例如最有代表性的胡诌歌曲《今晚上闹一闹》唱道：

来吧，孩子们，来吧，  
趁月儿高照，  
上船吧，  
顺流而下，  
今晚上我们要闹一闹。

这儿的“闹一闹”可能是指胡闹一阵，但也可能指闹事或暴动。（8）

美国黑人奴隶歌无论是圣歌也好，民歌也好，都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才开始受到注意，19世纪70年代才被介绍给美国公众，但此后一直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悲歌后来发展为布鲁士，成为爵士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开始在美国各地流行，全曲12小节，节奏平滑，拍子较慢，因突出“忧郁音”（blue notes）而得名，因此也译作“怨曲”或“忧伤曲”。布鲁士与圣歌的区别在于，前者流行于本世纪，主要抒发个人的幽怨感情，而作为悲歌的圣歌则表达广大奴隶的集体感情。从形式上区分，前者是即兴创作的抒情诗，后者则是宗教歌曲和赞美诗。例如一个黑人坐在码头上，想到自己不久就要到河的下游（即“南方腹地”，指美国最保守、最虐待黑人的地区）去服苦役，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不久我就要去河的下游，  
不久我就要去河 的下游，  
不久我就要去河的下游。

开始时他只是把心中想的随口唱出来，然后重复一遍，加重语气，倾吐深藏在心中的积郁。布鲁士的原始格律是三行成一节，每行歌词都重复。后来大概觉得这种原始格律太单调，就改为第一句描写事实，第二句重复，第三句描写反应，这种三行一节的格律成了布鲁士的标准格律。

美国黑人奴隶歌曲对美国文化曾作出卓越的贡献。没有多少文化遗产的美国由于有了黑人奴隶歌曲，才在非洲原始音乐的基础上发展并创造了自己的音乐——爵士音乐，从爵士乐发展的比博普、摇摆曲、迪斯科等今天已遍及世界，成了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黑人奴隶歌曲对美国黑人诗歌创作又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巨大影响。美国许多著名的黑人诗人如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兰斯顿·休士、斯特林·布朗、罗伯特·海登等，不仅是黑人圣歌和民歌的研究者、搜集者和宣传者，他们本人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也都深受黑人民间诗歌的影响，使自己的作品不仅富于民族特色，而且能唱出一个受压迫、受歧视

的民族的心声。例如约翰逊曾编辑两卷《美国黑人圣歌集》，对保存与宣传圣歌颇有贡献。休士是美国黑人的桂冠诗人，他的诗深受黑人民间诗歌的影响，如黑人奴隶歌曲、布鲁士、爵士乐的精髓都被吸收和融汇在他的诗作里。他在晚年还在他的诗集《问你的妈妈——爵士乐十二式》（1961）中企图把爵士乐的特点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探索诗歌创作的新形式，人们称这种诗为“爵士诗”。美国黑人诗歌由于尊重传统，充分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养料，又与人民的心灵息息相通，因此最富于朝气，在今天美国诗歌发展中也最有前途。连属于新超现实主义派的美国白人诗人唐纳德·霍尔也在他编选的《当代美国诗选》（1980）再版序言中承认：“美国黑人诗歌不是客体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也不是用任何其他标签可以概括的。它是现实的诗歌，有点近似罗伯特·洛威尔在发表《人生研究》后所写的类似小说中的现实，但不是自白式的，从中看不到一点心理分析学家诊榻的影子。它是写性格的诗歌，描绘像勇气、斗争性和温柔之类的品质。我猜想，我们这一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中最好的美国诗歌大部分将由美国黑人诗人来抒写。”

#### 注释：

〔1〕 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7), p. 163.

〔2〕 Benjamin Quarles, ed: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 (The Belkrah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ap. 2.

〔3〕 W. E. B. Du Bois: "Of the Sorrow Songs", 见 Addison Gayle, Jr. 编: *The Black Aesthetic* (Anchor Books Edition, 1972), p. 95.

〔4〕 Lawrence Levine: "Slave Songs and Slave Consciousness: An Exploration in Neglected Sources", 见 Tamara K. Hareven 编: *Anonymous America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1), p. 107.

〔5〕 "Of the Sorrow Songs", pp. 92, 97.

〔6〕 杜波依斯夫人1959年应邀来我国第一次访问期间，曾在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地作学术讲演，题目是《美国文学中的黑人》，译文见《世界文学》1959年5月号，第146—156页。

〔7〕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 John A. and Allan Lomax, ed: *Folk Song U.S.A.* (A Signet Book,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1966), p. 112.

## 现实的抉择：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1981—1986)

刘 军

1986年，菲律宾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二月民主风暴”。这场反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

民主革命蓄之久矣，其发必烈，不仅推翻了马科斯建立20年的独裁政权，而且对美国战后长期支持马科斯的政策也提出严峻挑战。在这次菲律宾政权更迭过程中，里根政府扮演了突出而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客观地讨论马科斯政权式微时期，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演变过程，并且进而分析、探讨美国政策变化的实质、特点及指导思想。这有助于看清美国政策的调整在马科斯政权垮台这一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认识当前美国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也是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 一、历史回顾

### （一）从殖民地到不平等的盟友

美菲关系源起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这是美国“跟上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东方的步伐”，打开自己“通向东方的无比巨大的贸易走廊。”<sup>〔1〕</sup>美菲关系诞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从开始便打上了不平等的胎印。为了长期霸占菲律宾为殖民地，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面镇压人民的反美斗争，另一面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渗透和影响。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外交也从“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对菲政策自然要考虑到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为使菲纳入美国势力范围，并且尽可能地使其在战略上、经济上服从美国的利益，美国统治集团改变了对菲采取直接殖民统治的方式，而转向扶持政治代理人。

从1946年至1966年马科斯上台，美国先后扶持了五届亲美政府，并同它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其中主要的有：《美菲一般关系条约》（1946年），《美菲贸易及其他问题协定》（1946年），《美菲军事基地协定》（1947年），《美菲军事援助协定》（1947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1955年，美国通过《马尼拉条约》把菲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美国仍同战前一样牢牢控制着这一岛国。历届菲律宾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屈尊和投靠美国。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它们都迎合和维护美国的利益，成为美国在亚洲忠实而不平等的盟友。

### （二）美国在菲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自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迄今已在菲投资几十亿美元，共修建了23处军事设施。目前美国仍在使用其中的六处：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海军基地、圣米格尔海军联络站、华莱士空军雷达站、碧瑶约翰兵营休养地和奥当尼尔兵营发射中心。前两大基地对美国尤为重要。苏比克海军基地是美国在海外最庞大的军港。它是美第七舰队主要的补给、修理及联络指挥中心。克拉克空军基地是美第13航空队的大本营。美在菲常驻兵力约1.3—1.6万人，约占美国在西太平洋驻军的1/10略强。<sup>〔2〕</sup>

由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靠近东南亚重要的海上通道，即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这就为美国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此外，由于菲律宾占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用在菲基地可以及时支援美国与西方盟国的行动并把美国军队及物资从东南亚运送到亚洲其他地区，乃至澳洲、中东及非洲地区。

战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了它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并使在菲的基地与日本、南朝鲜、泰国、台湾及关岛的美军基地相配合，组成美国在亚洲的前沿防线，使自身的防务尽可能远离美国本土。在战后美国直接或间接的军事行动中，如朝鲜战争、侵越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以及对付恐怖主义活动、镇压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基地都起了重要作用。<sup>〔3〕</sup>

除了重要战略意义外，美国在菲也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美国在菲投资及贸易占世界各国之首。菲最大的50家公司中，有30家完全归美国资本垄断，其余20家也有美国的股份或对美国银行负有债务。由于美国在菲享有特殊而优越的投资和贸易条件，许多美国公司



靠菲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大发横财。战后,菲律宾的主要农产品蔗糖、椰子等均销往美国。美国垄断资本把这个岛国变成了自己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近些年来,美国在菲的经济垄断地位不断受到日本的挑战。苏联也不断向东南亚地区渗透和扩大影响。随着亚太地区重要性的上升和美苏在该地区争夺加剧,美国不仅没有拆迁这些基地之意,反而继续拨款扩建和完善。这表明美国十分重视并力求维护它在菲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 (三) 美国长期奉行支持马科斯的政策

为在下文分析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继承性和变化,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前几届美国政府对待马科斯的一贯政策。

约翰逊任内,美国支持马科斯竞选上台。为了回报马科斯派兵参加越战,约翰逊特邀马科尔夫妇访美,并向菲提供了10个工兵营的装备,4500万美元的经援和350万美元的特别教育贷款。从此拉开了美国与马科斯20年亲密关系的帷幕。约翰逊曾大加赞赏马科斯积极合作,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称其为美国在“亚洲的右臂”(4)。

1969年尼克松上台,美国开始调整全球战略,在亚洲实行收缩。为了使菲律宾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和维持国内稳定,美国支持马科斯竞选连任。除派当时任州长的里根访菲外,尼克松本人也乘出访之机暂停于马尼拉,以示支持马科斯和重视菲的战略价值。1972年马科斯实施军管后,美国仍继续向菲提供大量援助,对马科斯的军管持默许和赞同的态度。

1974年福特接任,对菲政策是萧规曹随,继承尼克松的方针。此时美国考虑,为配合实施“尼克松主义”,适应在越南失败后从泰国、台湾撤出地面部队后的形势,必须加强美菲的战略关系和确保在菲基地的安全。为此,福特不顾国会对菲律宾侵犯人权问题的批评,大幅度增加对马科斯的援助。

1977年卡特上台伊始,宣称美国在全球推行人权外交,然而对菲却执行了一套自相矛盾的政策。尽管卡特采取疏远姿态,并一再批评和干预菲国内政策,但当美菲之间的龃龉和磨擦影响到美国基地利益时,卡特便退缩了。1978年,阿富汗和伊朗的局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随后苏联取得了金兰湾的使用权。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最终促使卡特认识到现实的安全利益高于维护人权的虔诚理想。卡特作出让步,美菲签定了基地协议。在1979—1983年的5年之内,美向菲提供了5亿美元援助。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美国开始了战后全球战略的第三次大调整。正值里根雄心勃勃,决心扩军抗苏,把苏联的扩张和渗透推回去之际,马科斯政权开始走向衰败,危机四起。里根政府的对菲政策面临着严峻挑战和痛苦抉择。

## 二、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调整

里根政府对马科斯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一) 全力支持马科斯政府

从1981年至1983年的下半年是里根对菲政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政策可概括为全力支持马科斯政权。探讨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美苏争夺的基本态势和里根政府的亚洲政策这一大背景来考察。

里根政府上台之际面临国内外重重困难:国内经济处于滞胀低谷,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苏联军事力量发展迅猛,大体与美国并驾齐驱。乘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处于守势和被动,苏联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频频得手,从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南也门、尼加拉瓜到阿富汗,苏联的渗透和影响获得长足的进展。里根上任伊始,便提出强硬的对苏政策,决心遏制苏联的进一步扩张,改变美国在全球争夺中的被动局面。对亚洲,里根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美国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要考虑是:

1. 美苏在亚洲争夺加剧, 美国须加强在该地区的实力地位。

苏联在确保欧洲为重点的同时, 不断向亚洲渗透。苏军入侵阿富汗和使用金兰湾使美国深感苏联迂回包抄西欧的威胁, 以及争夺亚太、中东地区战略资源和海上要道的挑战。里根政府提出了要确保全球16条海上战略要道的畅通, 并且加强了太平洋的海、空军事力量。

2. 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并与美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美国必须投放更多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

亚洲许多国家已成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投资场所和资金来源地。美国公司在该地区投资已逾300多亿美元。政府和商业银行贷款达几十亿美元。美国所需的十几种重要原材料也来自亚太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同美国经济密切相关, 自然美国要考虑维持该地区的稳定, 以维护它日益发展的经济利益。

3. 亚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处于关键时期, 美国必须以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 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美国70年代的收缩及苏联的不断扩张和渗透引起亚洲国家, 尤其是东盟国家的担忧和恐惧。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使这些国家面临政治变革的挑战。里根政府认为, 必须增强它们对美国的信赖, 不能让失望和恐惧情绪有所发展。美国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以保持和加强与盟国、友国的互利关系, 避免出现危及(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政治动乱。”(5)

促使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因素, 若要仔细分析还相当复杂, 上述仅是举其要者。总之, 里根政府加强美菲的“特殊关系”, 实行全力支持马科斯的政策, 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产生的结果。

1981年10月, 美国国务院发表一项备忘录, 明确指出美国不应再采取行动反对独裁的盟友。对菲政策出现两点变化: 1. 里根政府强调要重视菲的战略意义, 加强美菲合作, 以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 2. 美国表示要停止过去对马科斯的批评。关于人权问题可通过两国外交渠道的“静悄悄的对话”(Quiet Dialogue)来处理。(6)对里根有利的是, 马科斯出于改变自己的形象和其他因素, 在里根就职的前三天宣布结束长达8年的军管。这客观上为里根政府改善美菲关系清除了障碍。

同年, 为庆贺马科斯第三次“竞选”连任, 副总统布什亲赴马尼拉, 并发表了使国内外舆论震惊的吹捧和表白: “我们与您站在一起, 我们热爱您所奉行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的坚定立场……。我们不会让您孤立。”(7)1982年9月, 为实现马科斯多年来再次访美的夙愿, 里根特发邀请。马科斯访美过程中, 里根不仅表示政治上对老朋友的支持, 从经济上也提供了大笔援助。1983年6月, 双方顺利续签基地协议。在美国力争削减联邦预算之际, 里根政府却大幅度提高基地租金, 规定在1984—1989年的5年内, 向菲提供9亿美元援助, 比卡特政府的5亿美元几乎增长一倍。

综上所述, 由于里根执政初期积极推行“重返亚洲”的政策, 对马科斯采取了“全面的、不加批评的”支持和援助, 以确保继续使用在菲的基地和使菲在战略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 (二) 施加压力, 敦促改革

里根政府对马科斯的支持未能确保菲律宾政局的稳定。马科斯自恃有美国作后盾, 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终于酿成“阿基诺事件”。它如同导火索, 迅速引发了潜伏已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面对马科斯政权岌岌可危的现实, 里根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菲政策。

贝贝尼奥·阿基诺是菲律宾著名的反对党领袖, 被公认是总统职位的最有力竞争者。1983年8月, 他结束了在美国三年的流亡生活, 不顾危险毅然回国。他一下飞机, 便惨遭暗杀。阿基诺的遇害使菲律宾举国上下深为震惊与愤然。对马科斯政权的独裁暴虐、贪污腐败以及经济的持续恶化, 人们的怨恨和不满像火山冒顶一般喷发出来。连续几个月, 菲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风潮席卷全国。参加者不仅有学生、

工人、城市贫民，还有教会、知识界、商界和白领阶层。政局的动荡使本已十分衰微的经济濒临崩溃。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跌，通货膨胀率高达26%，外债已逾256亿美元。从1983年6月至1984年6月，比索连续三次贬值。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0%。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马科斯政府处于1966年上台后最严重的困境。(8)

菲律宾局势的动荡使里根政府深感忧虑，为避免重蹈“伊朗危机”的覆辙，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加强了对菲局势的调查研究，以寻良策。

在酝酿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两份报告对决策起了重要影响。其一是美国驻菲使馆的长篇报告，题为《共产党在菲律宾的活动：背景、现状及前景》。(9)其二是当时即将卸任的美驻太平洋舰队司令，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海军上将的赴菲实地调查报告。这两份报告一致认为政局的混乱已成为菲共迅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如不尽快采取对策，势必给美军基地和菲的前途带来严重后果。(10)同时，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也都勾画出一幅可怕的前景。1984年11月，美国国务院以《国家安全研究文件》的形式正式公布了这项新的对菲政策。(11)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研究，里根政府终于形成并逐渐实施了一个略有调整的对菲政策，即在继续支持马科斯的大前提下，利用各种影响，促使马科斯改革。这一阶段的政策已同第一阶段有所不同，即在支持的同时，提出了一定的条件。

美国施加压力，敦促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 1. 从政治、外交上施加压力。

“阿基诺事件”后，里根不顾马科斯的一再反对，取消了原定的访菲计划，采取了疏远姿态。同时，美国驻菲大使也拒绝菲政府的警告，“惹人注目”地参加了阿基诺的吊唁和葬礼活动，并且批评了马科斯的一些国内政策。

美国敦促马科斯公开和彻底调查“阿基诺事件”，一是想借此案的审理帮助菲政府树立公正的形象，二是借此迫使马科斯免除贝尔的军权，起用美国赏识的拉莫斯为总参谋长。

1985年初，美国高级官员频繁访菲，力劝马科斯实施改革。同年5月和10月，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和里根总统特使拉克索尔特参议员专程去马尼拉向马科斯解释美国的意图，要马科斯认清形势危急，必须立即认真改革。同时，美国提出马科斯应考虑提前举行总统大选。(12)

美国恢复了与菲反对派的联系，并积极支持反对党、教会和军队中的改革派，借它们的主张向马科斯施加压力。

#### 2. 用减少经济援助威逼。

美国利用国际贷款和援助手段向马科斯施加压力。1983年10月，美国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菲提供贷款。而后，美国遂与350家外国银行商定，以菲政府未能接受必要条件为由，推迟向菲提供紧急贷款。1984年8月，美国又在世界银行向菲提供1.5亿美元的农业贷款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在援助问题上，美国国会强烈要求减少对菲援助，里根政府先是把国会意见通报马科斯以加强压力，后又接受国会提议，减少对菲军援，并把部分经援转让菲天主教会发放。

#### 3. 发动舆论宣传攻势。

由于马科斯与美国在对菲形势、共产党新人民军力量的估计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他时时表现出对美国施加压力强烈不满。为了使其按照美国意图改革，里根政府借助、利用了国会和新闻媒介制造舆论。随着菲形势不断恶化，美国政府官员开始向报界透露和评论菲的局势。美国各大报纸和电视节目频繁报道菲共产党新人民军的活动情况以及菲国内的饥饿、失业和暴行。国会中的一批民主党议员早已对马科斯的国内政策十分不满，他们接连举行听证会，辩论和调查马科斯一伙侵吞援助款项和在海外的私人资产等问题。

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压力下，马科斯经过再三考虑国内局势和自己的病情，终于决定提前大选。马科斯首先通过美国电视节目宣布这一消息，足见里根政府从中起的作用。

### （三）天平开始向一边倾斜

1985年底至1986年2月初，菲国内形势发生了对马科斯不利的急剧变化。面对现实，里根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政策调整。

#### 1. 重视和扶植反对派。

美国对菲反对派的态度是菲时局变化的反映。随着局势的恶化，里根政府，特别是国务院认为马科斯难以进行真正的改革，因为那样会动摇他赖以统治的基础。美国对他过久的支持最终会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美国应该及早采取对策，创造条件，使菲律宾政权走入移交的轨道。国务院主张，“温和反对派”上台是接替马科斯的最佳选择，因为这些人亲美，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熏陶，主张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制度。他们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西方世界是一致的。反对派所主张通过竞选推翻马科斯上台执政的方式，也正符合美国力求以和平手段实现菲政权过渡的意图。(13) 尽管白宫和五角大楼曾持有异议，但里根任内，外交事务的大权在国务院。在整个对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国务院唱了主角戏。

1984年5月，反对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尽管反对派中的左翼抵制这次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仍占全国人口的80%。在183个席位中，反对派共赢得60席，约占议员总数的1/3。（菲国民议会共有200个席位，其中17席由总统任命。）里根政府认为，这次选举表明，菲国民“对马科斯的不满并不必然转为支持激进主义的活动”，“大多数菲律宾人依然相信现实的变革是有可能通过民主手段实现。”(14) 这次选举使美国认识到反对派的潜在力量不容忽视，应该充分认识这次选举“对于‘阿基诺事件’后紧张的菲律宾政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5)

里根政府吸取了卡特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教训，加强了与反对派的联系，并且注意把反对派中的亲共派与亲美派加以区别，重点支持像“联合民族民主组织”这样亲美的、代表菲资产阶级中、上层利益的政党。同时对天主教会、军队中的改革派积极拉拢、公开支持乃至秘密提供活动经费。

1985年2月，里根表示“我们意识到（在菲律宾）存在着一个忠于民主的反对党。”

(16) 这一表态与他在1984年的讲话有了明显的改变。出于对马科斯控制局势能力的怀疑和对形势恶化的担忧，里根政府扶持反对派的意图逐渐明朗。

#### 2. 现实的抉择。

2月7日大选后的结果完全违背了里根政府的初衷，出现了复杂局面：马科斯与阿基诺夫人各自宣布获胜，并分别成立政府。马科斯仍控制着政府和军队的大权，而反对派发动了强大的群众示威活动。这使里根政府左右为难，而局势的难卜多变迫使美国必须尽快作出选择。在舒尔茨建议下，里根派擅长处理外交难题的哈比卜去马尼拉，寻求一项稳妥可行的解决办法。

哈比卜一周紧张的调查得出的结果是：马科斯已失尽人心，难以维持。而阿基诺夫人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哈比卜离开马尼拉的当天，以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理总参谋长拉莫斯率领一小部分军队宣布起义，支持反对派。在这关键时刻，里根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同情和理解这次兵变，同时威胁马科斯不得使用武力镇压，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17) 军队起义的成功使双方僵持不下的形势急转为对反对派有利，迅速瓦解了马科斯的主要力量支柱——军队。兵变的第三天，美国的态度彻底明朗：“企图通过暴力维持现政府是徒劳的”，“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将政权和平移交给新政府。”(18) 此时，马科斯真是欲求“言和”而不可得，妄图取胜而不能，只好接受美国的“建议”，黯然弃权离去。一小时后，里根政府承认了阿基诺夫人的新政府。

### 三、里根政府调整政策的实质、特点及其指导思想

#### （一）政策调整的实质

里根政府对马科斯的政策，从始到末有一个180度的转变。这一变化是随着菲国内的形势逐渐发展的。

第一阶段，1981到1983年8、9月间。里根政府第一任内的目标是改善和巩固美菲“特殊关系”和续签基地协议，因此，执行了一项全面支持马科斯的政策。美菲关系的巩固达到了一个高潮，其标志是马科斯访美和基地协议的顺利签署。

第二阶段，从1983年下半年到1985年底。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试图通过改革，帮助马科斯稳定政局。但同时，里根也与反对派建立了联系，并支持反对派实行民主改革。美国作法的意图一是借反对派力量，压马科斯改革；二是准备应付形势的突变，在反对派上台后美国仍有回旋的余地。这一阶段，里根政府始终侧重支持马科斯，但也没有把宝全部押在他一边，而是采取了有主有从、朝野兼顾的双轨策略。

第三阶段，1985年底至1986年2月大选揭晓，美国调整政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看到马科斯政府痼疾难医，失尽民心，而反对派得到广泛支持，力量日益丰满，加之担忧菲共产党新人民军乘乱扩展和从中渔利，里根终于下决心及时换马。

从上述三个阶段看，里根政府的政策是根据菲形势的变化及各种力量的消长制定和实施的。虽然各个阶段的近期政策目标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政策目标始终未变，手段多变不离其宗：即维持一个稳定的亲美政府，确保美国在菲的重大战略利益。值得指出的是，与卡特政府处理伊朗和尼加拉瓜危机比较，里根政府的这一总目标是极为明确的。

对美国来讲，支持、改造乃至最终抛弃马科斯的关键，并非他国内政策的孰优孰劣，而是看他能否掌握和控制菲律宾（两者之间固然存在内在联系，但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马科斯虽长期奉行亲美反共政策，但无奈自身腐败，危机四起，难以进行改革，对付菲共产党的迅猛发展和挽回残局。里根政府权衡得失利弊，最终感到它不可取。而以阿基诺夫人等领导的反对派主张西方式的民主，顺应民心，并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政治势力。阿基诺夫人从竞选阶段开始采取了比较现实和灵活的政策，改变了原来反对美军基地的立场，并许诺执政后尊重美菲基地协议。她的亲美意向和政治立场使里根政府看到了在菲继续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亲美新政权的前景。这是遏制菲共和反对党中左翼力量进一步发展以及维护美国在菲现实战略意义的较好选择。

#### （二）政策调整的特点

美国政策的总目标虽然始终明确，但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

1. 在继续支持马科斯和维护美菲“特殊关系”的大前提下，利用各种手段压马科斯改革，实行了一条对亲美独裁政权支持与改造并行的政策方针。

“阿基诺事件”后，里根政府改变了执政初期一味吹捧和袒护马科斯的態度，采取了适度疏远的作法。在继续向菲提供援助的同时，美国一再要求马科斯进行改革，并诉诸于政治、经济及新闻媒介等手段施加压力，企图使其依照美国意图进行改革。

里根政府亟欲马科斯着手改革，究其原因是美国始终认为经济贫困和政治动乱是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唯有改革，才能使马科斯政府改变自己的形象，恢复信誉，克服危机，稳定局势，从而“阻止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然而，马科斯对美国的指手划脚，干涉菲内政实感不满。况且，实施真正的改革终归与这一独裁政权的本质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马科斯难以迎合美国的暂短需要而削弱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

战后，美国对待政局不稳的亲美政府，往往是一味支持，甚至不惜直接出兵帮助维持其

统治。或者当它们不合己意，难以为继时，临时“换马”。而这次对待马科斯政权，里根政府则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对其软硬兼施，苦心竭力地劝说和解释改革之紧迫、之必要，并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内容和作法。美国的意图是想通过改革，改造和挽救这位独裁过久的老朋友。里根政府的这一目的不仅始终未果，而且事与愿违，客观上加速了马科斯垮台的进程。

2. 采取扶持“第三势力”的策略，公开鼓励和支持菲国内的民主改革，以选举的合法手段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

美国新保守派查尔斯·克劳萨默称里根扶持菲反对派的作法为“第三势力战略”。〔19〕所谓“第三种力量”，实际也是亲美派。与以往美国“换马”不同之处是：阿基诺夫人并非美国挑选的理想人物。是菲律宾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戴使这位昔日的家庭主妇走向了政治舞台。美国对她的认识和支持经历了一个观望、犹豫和决定的过程。

马科斯的垮台与美国采取扶植反对派是分不开的。里根政府这一策略的目的最初并非明确是取代马科斯，但后来马科斯表现得一无诚意改革，二无回天之术挽救残局，终于使里根政府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继续支持这位独裁者，将会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有损无益。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美国基地的安全，而维持稳定的政局乃是基本前提。尚未完全看到马科斯丧失控制政局的能力之前，反对派尚未羽翼丰满，稳操胜券之时，美国不会轻易改变支持马科斯的政策。加之马科斯也千方百计寻求美国的支持，使美国相信他是美国在菲利益最有力的维护者。这些因素对美国政策的调整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美国扶植反对派的政策需要转圜的时间和条件。里根政府的作法一直颇为谨慎和策略，直到1986年初，随着大选后的形势日趋明朗化，美国支持反对派取而代之的意向才日趋表面化。最后见马科斯大势已去，里根政府终于沿着这一政策走下去。

里根政府调整对马科斯的政策表明，在外交实践中，美国没有僵死地扼守柯克帕特里克的理论，而是从维护美国利益这一根本原则出发，采取了较灵活和现实的政策。为了确保美国在菲的战略基地，阻止共产党力量进一步发展，里根政府最终不惜抛弃这位追随美国多年的盟友。

从战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实践看，当不得人心的亲美政权每况愈下，难以维持时，美国惯用“换马术”解决问题。这次在菲律宾，美国施加影响的方式不是过去秘密的宫廷政变，而是一面运用各种手段压当政者进行改革和民主选举，另一面支持和鼓励反对派所领导的民主改革。最后逐渐形成这样的结局：反对派以选举的合法方式接管政权，从而达到美国所期望的以和平手段实现菲政权的过渡。

3. 充分利用美国在菲的长期影响和培植的势力，使它们在政权过渡中发挥关键作用。

菲律宾军队历来有“参政”的传统，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势力，也是马科斯长期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一向重视菲军队的作用。它利用多种渠道在菲军队中培植亲美势力。例如，“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是美国培训菲中高级军官的一项计划。原任和现任菲国防部长的莱依托和拉莫斯均是西点军校培养的职业军人。他们都属于亲美派，深得美国信赖和赏识。美国还通过《军事援助计划》（*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和《对外军事销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长期向菲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据统计，1982年美国对菲的军援已增加到年均约1.4亿美元。〔20〕菲军队对美国援助的严重依赖成为美国渗透和影响的有利条件。1985年，一批菲中下级军官成立了“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秘密组织。美国公开表示支持，并暗中提供活动经费。美国常驻菲机构：大使馆、美军顾问团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也都与菲军队的高级将领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工作关系。

在菲政权更迭过程中，美国正是利用了菲军队中的亲美势力来贯彻自己的意图。1983年8月，美国要求菲当局认真调查“阿基诺案”。菲军队中出现了一批退休和在职的军官，要求马科斯调查此案，并要求解除贝尔的职务。国防部长恩里莱则明确表示，军方在案情大

白之前维持“中立”。1986年2月大选后，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国防部长恩里莱同代理总长拉莫斯发动兵变。两人的兵变固然有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们是不会冒此风险和取得成功。军队的倒戈使马科斯的势力顷刻瓦解，从而为反对派接管政权助了关键的一臂之力。

美国也特别重视和利用教会的影响。由于菲律宾人口有85%信奉天主教，教会在菲具有很大影响力。里根政府与大主教海梅·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向教会提供经费和赞助教会的电台“Radio Veritas”。为帮助教会扩大影响，里根政府不顾马科斯的坚决反对，1985年把2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拨给教会发放。结果，不出美国的预料和期待，教会在政权过渡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海梅·辛大主教听取了美国的意见，成功地说服了阿基诺夫人与劳雷尔联合竞选。在军队兵变的关键时刻，教会动员群众给兵变军队送饭送水，并组成“人墙”，阻拦马科斯派出的镇压军队。这一切帮助少数起义官兵赢得了时间，防止了流血冲突。正如阿基诺夫人所说，没有教会的宣传和感召，不会形成如此巨大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使她仅在77小时之内接管政权。

### (三) 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

里根政府调整对菲政策贯穿着如下出众个指导思想。

1. 根据对第三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认识，引导这一潮流向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方向发展。

1986年3月，里根在对外政策咨文中说：“我们应该注意国际环境中的历史性变化，因为它们既带来新的问题，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场全球性的民主变革中，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无论它是左的，还是右的。我们要施加影响去鼓励这种民主变革。”〔21〕

美国当政者认为，在第三世界所出现的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这股浪潮，对美国具有两重性，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言之挑战，美国认为，由于美国长期支持第三世界中的一些亲美独裁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变革的运动自然带有反美倾向。菲律宾的这场民主革命就表现出浓厚的反美情绪。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必须拿出对策，应付挑战。1983年，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成立表明了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一考虑。

言之“机会”，美国认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第三世界严重受挫，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降到空前的低点，而民主和市场经济对第三世界具有愈来愈大的吸引力。美国应该注意到一些第三世界所要求的民主改革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吻合或相似的。因此，美国应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抓住机会，因势利导，在第三世界推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自由化，使这场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朝着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方向发展。里根政府在菲律宾的作法可以讲是美国实践这一战略的尝试。美国认为这无论对遏制苏联的渗透，阻止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以及维持一个稳定的亲美政府都是长远之策。

2. 基于干预第三世界事务的能力下降，美国亟欲探索出一条维护政局不稳的亲美政权的新途径。

越战的惨败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同时引起美国国内对直接出兵干涉他国事务更为强烈不满。1973年，国会通过一项战争法来限制政府对外使用武装力量的权力。进入70、80年代，美国感到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的能力不断下降。美国已不可能像50、60年代盛极一时那样以“资源来代替思考”了(基辛格语)。柯克帕特里克在解释“里根主义”时说，“它追求的是，将理想主义与深谋远虑结合起来。”“美国支持抵抗苏联的世界力量”的作法已从“我们将为你们这么做”(We will do it for you)转为“我们将帮助你们这么做”(We will help you do it)。〔22〕显然，美国决策集团已意识到从实力地位和国内情况出发，美国都难以凭借军事力量去影响第三世界事务。

战后，第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的独立、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教育的进步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希望摆脱外来干涉和剥削，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国内，人民要求建立政治民主，

反对独裁专制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近年来,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民主化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亲美独裁政权。美国感到如何支持这些亲美的右翼政府, 特别是那些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国家, 已成为美国当前外交事务中的一大难题。1985年底, 美国企业研究所赞助和召开了题为“Dealing With Dictators in Decline”的专题讨论会。与会的美国官员和学者探讨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例如, 古巴的巴蒂斯塔, 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 尼加拉瓜的索莫查, 伊朗的巴列维, 海地的杜瓦利埃和菲律宾的马科斯。

战后, 美国在反苏反共旗帜下, 一味支持这些亲美的独裁者, 有过不少挫折。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 仅仅依赖军事手段和提供物质援助, 是难以持久地稳定这些国家的亲美政府和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菲律宾的这场民主革命使美国看到, 动乱的起因和菲共的产生出于国内的条件。美国唯有学会影响和利用这些国家朝野的亲美势力, 鼓励和推进向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渡, 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妙药。里根政府对菲政策的变化乃是上述指导思想的体现。前车之覆, 后车为鉴。

### 结束语

里根政府及时调整政策, 扶植反对派上台, 成功地缓解了菲律宾政局长期动荡给给美国战略利益带来的威胁。美国的作法固然客观上顺应了菲律宾人民反对独裁, 要求民主的愿望, 影响了马科斯政权垮台的时间表和方式, 但根本出发点乃是出于维护美国利益。故此, 菲新政府上台伊始, 双方围绕对待菲共、军事基地、经济贸易、储存核武器以及偿还外债等等问题矛盾迭起。今后的一段时期, 美国出于需要, 仍会支持阿基诺夫人, 并把菲的民主改革限定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范围之内。美国的政策方针和手段将为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而变化, 但万变之宗是维护美国利益。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 注释:

(1) S. F. 比米斯, 《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第279—280页。

(2) Hans H. Indorf, “The 1988 Philippine Base Review”, *Asian Affairs*, Spring, 1988, p. 24.

(3) Roland G. Simbulan, *The Bases of Our Security: A Stud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Balai Fellowship Inc.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1983, pp. 113-143.

(4) 转引自 Richard J. Kessler, “Marcos and the Americans”,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86, p. 44.

(5) William R. Feeney,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Pacific”,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82, p. 146.

(6) “US Policy toward the Philippin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nd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Nov. 18, 1981, p. 5.

(7) 转引自“Marcos Reported to Lose Support in Administ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6, 1986.

(8)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84-1988.



- (9) Raymond Bonner,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 Macmillian, London, 1987, p. 43.
- (10) Robert A. Manning, "The Philippines in Crisis",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4/85, p. 407.
- (11) 同(9), p. 362. Sandra Burton, "Aquino's Philippines: the Center Holds", *Foreign Affairs*, 1986, vol. 65, No. 3, p. 525.
- (12) 同(9), p. 372, pp. 382-383.
- (13) 同(4), pp. 48-49.
- (14) Clark D. Neher,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Instability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Affairs*, Fall, 1985, p. 7.
- (15) "Situ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mplication for US Policy",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Committee, 9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pt. 18, 1984,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13.
- (16) 同(9), p. 368.
- (17)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March 1, 1986, p. 516.
- (18) 同上。
- (19) Charles Krauthammer, "Bringing a Third Force to Bear", *Time*, March 10, 1986 p. 44.
- (20) 同(3), p. 232, p. 241.
- (21)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March 17, 1986, vol. 22, No. 11, pp. 356-364.
- (22) Jeane J. Kirkpatrick, *The Reagan Doctrine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the Fund For An American Renaissance, 1985, p. 14.